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18 1956

T 5414/83

8

何大復先生集卷三十五

五世姪孫源沐字魯存

六世姪孫維基字培菴同校訂

七世姪孫輝少字誦芬

男八世姪孫永謙字遜齋重梓

序十二篇

送郡守孫公考績詩序

予得告還處野中別業不能應州閭交際趙元澤氏者予所好者也來造予且將諸鄉大夫之命曰吾守孫公將奏功天子天子且將有顯陟也吾州不復得迓公駕矣衆咸榮其行而不忍其去我也見之歌詩

馬子辛居家不得無辭以為頌首子以寡於文且病
固辭元澤曰諸大夫之命也敢固請於子子辭不得
命乃言曰夫考績之法次其殿最而為之黜陟者也
天子執之以待天下之吏者也今之例獲考者即為
良而多陟之而凡吏茲土者必率以獲考為良而榮
之然以是而知其政信其為良者吾獨於守令焉而
他有職者弗可也蓋守令職叢於他官而獲考為難
守位雖尊于令而親民與令同令之事又攝焉則守
尤所難也守之上有府有司有監察其下則縣也府

曰某州有缺事也未可考也守受令惟謹府可矣司
曰某州有缺事也未可考也守受令惟謹司可矣請
之監察監察曰某州有缺事也未可考也守受令惟
謹州既靡有缺事守曰吾庶可以考矣又察之縣曰
某縣之事缺未可考也縣無缺事而後可考於是觀
之吾守之獲考也可不謂之難乎其政之善而為良
也可弗信乎今諸大夫出告人曰吾守政則善是為
良守也人曰子私子之守也未敢信今諸大夫告人
曰吾守之欲考績也府考之曰罔有缺事司可之曰

罔有缺事司請於監察監察曰是未有缺事可之又
察之縣曰縣之未有缺事守之能事事也則人必曰
是豈非政之善而能之也豈非良守而能之也余曷
敢不信子之守也夫如是則吾守之賢不待詩歌而
知之也而復以去我為不忍者又非也吾守去茲而
有顯陟則其位又有大於守者矣守一州也其惠狹
陟而大於守焉又豈一州之惠而已也雖然詩歌之
作無加於吾守而吾士民之懷也不可缺也敢以茲
言首之詩凡若干篇

贈清溪子序

清溪子嘗遊吾郡題詩山寺中去時予幼也既長予
遊寺中尚見其詩今年予得告屏處郭西之別業所
罕有接識吾鄉有趙元澤者長者也故常與語也他
日偕客來予謂客誰也元澤曰是清溪子也予業已
識之蓋二十年而再至也清溪子亦長者又能為歌
詩善鼓琴性好遠遊凡遊江漢洞庭百粵之間者將
亦十歲也予亦好遊嘗遊燕趙遊秦楚滇蜀然悉以
宦故遊也弗肆吾志與子語遊尚勃勃也吾郡先達

高鐵溪者嘗仕司馬部遷楚徼又仕江南仕蜀川亦好遊者也時謝宦隱於鄉無與語遊者乃數與清溪子語懽甚也於是子與鐵溪更相延致月餘日與歌吟弄琴至夜分有不怠也夫人之晤合離散有謂偶然者清溪子始遊吾郡予固稚子而鐵溪方宦遊也二十年而再至再至而相與甚得豈偶者也清溪子歸歸而歲一至焉則與吾二人語遊尚有期也時與清溪子善者皆作詩為別元澤洎馬君卿者尤數往來者也詩併附卷卷首題畫皆鐵溪作者也清溪子

名昂字子高出東陽沈氏鐵溪名鑑字克明元澤名惠君卿名錄白坡何景明志

贈蕭文或號古峯序

蕭文或先生與余父兄游者數十載與余游者六七年博雅志慤凡世之詰屈侮衆方閔然文或獨漠然不知也余益愛焉語多合意嘗謂曰君其澄之不清撓之不濁者乎余第進士猥來見訪至再乃徵余言請為別號余知文或者將安辭遂號曰古峯嗚呼鑿破混沌一派世道萬偽日茲吾嘗高卧北窓之風想

無懷葛天之民慨身世之既遠也及道西華玉井覽
其峯高寒竦人由是又南望匡廬五老巢入空冥氣
含鴻濛雪落太古乃登羅浮七十二峯於飛雲之上
別來嘗夢想斯境梯石磴披蒼翠浩歌煙霞深處與
華胥氏往來不知有人間也則文或之古峯亦此類
也耶然文或世族西江漢唐聲華今益顯家地之古
矣標支野鹿貌之古矣太羹玄酒文之古矣余所謂
澄之不清撓之不濁其心之古然則文或之古峯將
凌太虛入廣漠而求之無何有之鄉奚俟吾言

贈左先生序

左君以太理寺副擢山西按察司僉事時師君亦以
刑部員外郎擢江西按察司僉事二君者同鄉也其
擢也鄉人及其同官者咸寵之或曰二君之用也以
法家也語曰處山善樵處河善漁二君之於法也左
君善平師君善鞠或曰匪獨二君者然也今之用官
也皆然也今天下二司布政則以錢穀之吏為之而
按察則選於習文之家何景明曰不然也在選才爾
若論其家何官也苟執事之不察吾懼其責名而亡

實拘噐而遺用也舟之於水車之於陸不相通也然造舟車者弗能舍木也是故察之舟而櫓楫檣柁者何一非木也故木良可以為舟車矣夫噐完而神注則立周而用精故耳之職曰聽善聽為聰目之職曰視善視為明然聰明者匪耳目也皆神之為也故君子全其神而用之可以通天下之事矣夫左君善平師君善鞠是二君之職也廣之其才曷往弗善也二君履夷歷艱備嘗通塞是天之多其才也出為臬為藩入為臺為省為將為相咸由此矣

贈趙君士器序

余官於京十五年其閱鄉之仕郡縣者數十人或起或沮或全或壞始也不知其著而其微居可知矣諺曰地知稼小知大夫基事者莫如志鼓動者莫如氣風也盪於天雷也奮於地山石至固也松栢干之而出氣則使然也孰能遏之哉大抵吏之沮而壞者咸不知職而顧於官不憚已而忌於人不知職不憚已則慮不一而志渙顧官而忌人則多畏而氣不伸故內有得失利害以變其心外有威福毀譽以折其勢

勢折於外而心變於內則業不精而行罔功惟知職而憚已則職為重官為輕已為內人為外是故務約而心暇事成而身不失夫梟翔於屋雞伏其雛吏之命職也為事者殉事為民者殉民古之吏也今也隳其職以崇位以民冒害而覆其身夫志氣者不可以無輔也是故必才以濟之識以明之德以經之義以紀之故剛不暴而勇不亂四者志氣之輔也趙君士噐通判保定府有治績治上考功部績第一士噐弘治辛酉舉河南省其同年選而為郡縣者十數人或

沮或敗士噐官獨成且起矣士噐之治也剛而易勇而能遜辨達而不避其所由于志氣者遠大矣

贈許汝登序

許汝登先生為進士初令樂陵大盜之起也山東吏不守將威於鬪或奔樂陵完令有禽伐大盜遠之功名勃如也乃陟樂陵令為兵備僉事兵備三年赴考功部奏上考予嘗問兵備何以能禽守也曰有技乎曰弗能鬻弓曰有力乎曰弗能躍馬予嘆曰是知兵計矣是以能禽守也兵備復任鄉之士大夫曰兵備

奏上考甚寵請子之言加兵備也景明聞之負有為之具者篤不求之志夫能求之士匪能為者矣語曰富賈坐室貧賈遊市夫玉必生於無人之山珠必產於九仞之淵然而為重器而至國中者非珠玉之能求於人也西子不窺戶而布幣盈門求之者衆也砥砭自懸魚目屢造醜女多媒天下有為之具四藝著曰才行著曰德勞著曰功聲著曰名是故守用所以為急也蓄得所以為重也慎伐所以為嘉也保譽所以為望也夫任使爵位所以加於才德功名者也求

而得不求而失勢之所必有也是故利害形而心移夫才勝使德勝任功勝爵名勝位必不求者也賤也而人貴之辱也而人榮之使勝才任勝德爵勝功位勝名必求之者也貴也而人賤之榮也而人辱之夫不耻干而羞役者衆人宜之才德功名之士可以需人之求而非可以求人者也兵備天下才德功名之士也予弗患夫求之者之不至也

贈南雄判俞君序

俞君公濟判廣東南雄府陳大理曰君起於貢為佐

郡久負而深蘊厥施必大請余言贈焉余嘗聞劉大
司馬之為廣東伯也順德令吳獻臣伯常引與坐論
謫吏鄒汝愚伯上客之伯也善下下矣而令也謫吏
也安其禮有與任之有見列之夫先王之時懼天下
之塞情而隱賢恒徹其所蔽限者故崇高則畧之富
貴則損之使人人抒其意而盡其才是故先王之時
吏也直其道不辱其身忠其職不卑其位維名與資
今之所為蔽限者名也標聲資也階勢崇虛而實
或不徵升庸而超俊或格是故聳日張而勢日懸公

卿廢禮士之文牧守靡察民之實是以官屈而吏以
調困以此一下上而通天下是以難也夫受揖則立
受跪則坐吏之自處也重其身以求而求勿浚也脩
其事以見而見勿皎也執已卑來陵也居太柔取藉
也是故必高其節而遜出直其志而平施古者學之
有術守之有力行之有方皆先守乎已者也夫定取
舍也以制得失定好惡也以制毀譽定是非也以制
從違定行止也以制進退是故上交不諂而下交不
瀆故名也者弗能榮辱而資也者弗能崇卑也傳曰

九德集 卷三十五 九
君子非其人不交故不知其人考其師友焉俞君師
章司成而友大理其所從有淵源矣

贈胡君宗器序

余黨士胡君宗器性爽而敦勤而濶度詳謹而無隱
情辛酉舉於鄉今年選保定府通判不治府主理邊
之芻糧次於懷來七倉屬焉國家之儲北邊是重故
以部司專紀而五判分受其約兼督之者有守有撫
有按有監司給納之者有權門有貴家有戚里有世
族有豪商有富賈聽役之者有倉吏有場吏有吏胥

有兵隸有車人有攬戶有管庫之斯器有衡有量有
石文有委獄有受訟判也亦難矣臨者取者伺者干
者赴而白者來之沓沓畏之惴惴沾然緣然錯錯然
若風雨之至也雲霧之交也矛戟之衝也機括之發
也若川委而疇布也於是乎無備無宰無識無籌無
政莫之應而立也夫衆令而汎從則遺衆勢而流悅
則委衆盖而闇受則罔衆數而煩覆則眩衆辭而滯
理則叢是故共者承衆令也剛者折衆勢也察者徹
衆盖也約者舉衆數也通者肆衆辭也夫致慮而圖

全者患之防也任而弗却視者事之隙也夫瓜繁必摘鵠張必射舉火者寇遁測井者投石道河求通也疾掘則壅故共而曲意則極之者至矣剛而樹標則摧之者至矣察而示明則掩之者至矣約而疏中則實之者至矣通而速成則塞之者至矣夫水之源潔也可以浮衆舟而不沉可以滅炎燎可以鑑可以一分可以決重隄之障而轉千仞之石故蒞官之要則莫要廉以修其身也廉以脩其身則心靜則氣直則視燭則計精則才達

贈向先生序

夷陵向子粹行敦質好學而秉禮河南何子珍其人焉向子為地官郎善於其職遷守廬郡行也謂何子曰子欲子言之也何子曰唯唯予見子之履禮也禮也者理之叙也其道也卑非知崇則莫達夫物鉅曠者弗以細扁遺淺求而浚通明罔以幽隔故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五帝三王踐其理而示其事仲尼識其事而示其理事實而易理虛而有形者方也神者無不在也形神弗二故微著一故曰君子

九後集 卷三十五
之道造端乎夫婦故曰禮始諸飲食夫君子之為人上也使其吏程而民矩也貴承也而弗以屈節承也貴親也而弗以回德親也直內而順於外敬立而行其恭夫然後上下則也故曰君子揖私朝輝如也登車則有光矣君子之治也設其綱紀而有其目與民守之誥朝在門夕於野功不可以躡取也分不可以喻得也故曰嘗遠食必順近食夫賤市者為售也故君子下也而人高之非求高而下也虛也而人實之非求實而虛也有功也而人德之非以功求德也是

故君子之脩也盡諸躬而已設地而懸望焉君子恥之故曰徒坐不盡席尺夫才盛者亢其志名高者危其身享厚者盈其量是故君子才也思抑名也思藏享也思約故曰君子之受爵也一爵而洒然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夫仁生之義殺之禮辨之智藏之故春生秋殺夏辨冬藏天之四時也四時之道具而安其序故歲弗變而日新是故慮善惟動也動惟其時也美而無當弗足美也故曰玉磬必擊大琴必張嘉肴必食夫幾者時之會事之發也制

其幾發其事會其時則莫若斷孟賁之力罷於累試
由基之巧廢於百發弗斷其幾也故曰日中乃暴操
刀則割是故禮也者通於晝夜貫於天地格於人鬼
者也是以君子貴履禮也向子於是再拜曰敢不承
子之言何子復拜曰子之命也敢不告

贈楊靜之南歸序

靜之先生學於鄉貢於國卒業於監歷事於臺乃銓
於選部而歸省以需政焉歸之日友人集送之嘆曰
嗟乎予今也始見天下事矣昔之人曰不出戶知天

下此為該也已使余於鄉也弗於國於監也弗於臺
則於天下也何以見之哉今也予始見天下事矣向
之言不可行者未必不可也其可行者未必可也情
有所難徑而勢有所難格意有所難通而理有所難
會耳與目異也身與心方也故曰民與士不同論匹
夫諸侯不相謀此誠然也何子聞之曰靜之其有得
乎夫天下有巨有細有常有變有常常有變變有巨
巨有細細有巨而細有細而巨有常而變有變而常
故鑿一戶者昧四方之遠專一節者失三時之利帆

海者不知山駕陸者不知水飲冰而寒者不知嚮火
之焦天下之事其藏也一其見也不一其趨也一其
散也不一其見也散也不一也故君子多其見聞焉
廣其思慮焉悉其履蹈焉其藏也趨也一也故君子
約其見聞焉精其思慮焉矩其蹈履焉理貞也事情
也貞者正其體情者幾於動也體非正不立幾非動
不行是故學而卒業者尚本也貢而歷事者達用也
教以成士政以資官厚其身而周其知夫然後可以
見天下而無行不之美靜之其有得乎

送孫處州序

郡守孫先生懋仁以吏部例舉為處州府同知其視
郡凡有三年也申人宜之而難其去我相與送之上
其長老薦紳又言是遷迺郡吏者恒格不超歷有赫
非所以尊異良吏勞勤勸善也咸噫惜不能夷其意
景明奉爵進曰維斯遷也迺吾所為先生慶者諸長
老薦紳顧弗覩也自吾長凡吾郡之守更者幾矣不
三考不得輒徙因仍玩久與民吏耳目相厭刺刺不
能其繁逮其徙去固已奄然倦矣先生在郡始為三

歲部始為一考其政執民尚有不盡究習猶鼓作莫
敢緩悅而志氣展布方堂堂向殷富即起而置之鉅
地登之州邑之上視他昔守者不可以謂無尊異也
然先生偉男子也吾嘗見為吏者矣慎者多畏不能
有所震烈寬者多留不能有所辨達是曷用寬慎也
先生處吾郡與武衛肩立彬比勢抗干沮衝折而卒
能行其威事之瑣絮芻羅不為曲慮不為周防以才
任之而莫為所變亂以失其措執是以行亦無少遇
挫劬以至於今徙官噫是則偉男子也偉男子被是

遷故長老薦紳意惜弗以為尊異也然吾聞適千里
者百里一息適萬里者千里一息不亟進則所至者
遠也鵬之將圖南也必直上九萬里則風在下而南
圖易矣府之同知視州之守位則為高事則為簡高
則足以尊其身簡則足以節其力先生遠造斯乃有
地也於是長老薦紳曰如子之口可以慰矣送行當
有言其緝是語書之

送蕭文或分教臨川序

制士貢入者願祿仕則以學職請禮部彙試而去取

之廼復試於天官去取加詳焉然後進之大廷天子躬臨試之取其堪任者下之選部蓋獲名於禮部試者十之六七焉獲名於天官試者十之四五焉獲名於廷試者十之二三焉予鄉蕭君文或願就茲請歷三試俱獲名優列於是領臨川訓導抵行鄉之好於君者咸致儀為慶張祖為餞徵予以言贈予於君又厚雖不徵予言固將有所告焉夫君之是請古所謂辭尊居卑者也然師儒之義大矣非關柝之司可同也故試之屢而選之重且難如此獨悲今之任是者

不知所以盡職舉其重且難者而自輕忽之甚者所鼓坐堂上呼喚生揖弗來者弗詰也夕鼓反室與諸生飲酒虞然弗忌也諸生腆物來者禮之弗來者怒之業之惰勤弗察也監司視學者至入其室寥然不聞絃誦閱其士驚然揖讓不就列考其程課漫不即叙誅其弛職則自謂曰吾官卑吾齒邁苟升斗私吾妻孥爾安所為哉否則又曰吾盡職士弗率教也咸若時天下之學職廢矣夫教人者視其所自教古之所謂師儒曰以賢得民也曰以道得民也古之所謂

教曰考其行也問其業也是故古之人賢著矣廼考
行道立矣廼問業行則進其良糾其有弗良者已矣
業則簡其修董其有弗修者已矣故自教者二曰賢
曰道教人者二曰行曰業賢曰著道曰立行曰良業
曰修盡是四者其教明矣君夙有聞於鄉博學明儀
其量淵然其行敦然其堪是任無疑也且其業於庠
也父歷於師也衆凡所以自教及所以教人者固習
見而熟聞者矣後有稱教明於臨川者必君之功也

壽閣定峯兵憲序

定峯先生以十月十七日為初度之辰諸生既請予
詩壽之復各為詩以送遂成卷焉諸生又請曰必序
其詩而卷斯成矣何子曰諸生何以壽先生也王錫
進曰吾聞之壽祈諸天者不若徵之人也夫人之可
徵者莫若功與德與言已耳今先生西寇之平是有
軍旅之功也書院之建是有惠士之德也而文詞誨
訓是有彛言也徵之人以為壽者曷以易茲也是則
先生之壽者乎何子曰然夫功則利博也德則被深
也言而文則行遠也夫博則天厚之矣深則天大之

矣遠則天久之矣故謂之壽諸子曰子之言廣錫意矣可以壽先生矣可以序壽先生之詩矣

贈李仲良耆老序

凡郡縣鄉有老設之為一鄉所平者也皆以長厚有識達者為之其任在於責科儻事敦薄和爭道訓謹率而已今歲弗熟自汝以南數百里草盡死中民以下為食所窘起而竊掠昔之宿寇鉅盜相與乘釁助匿熾弗可已民大動擾於是藩司下令州縣鄉各置一老使任捕詰雖非典例亦便宜所可舉者也時予

鄉以李仲良舉是役其厚仲良者吳抑之氏彭寬夫氏為仲良見予曰仲良舉是役吾鄉所賴以弗擾者眾皆為賀而願子有以告之也予聞仲良之鄉矯矯弗且為惴斂能與人任事鄉人素所豪傑者也其為是役吾弗患仲良弗能也慮仲良弗慎耳攘盜本以安輯良者也苟弗慎則弗能不妄有逮也有妄逮是猶治濫而加之水救燎而附以薪其為害倍矣鷹隼韜而養之利其能搏野鳥也苟搏於家使雞犬弗得寧則必去之寧失野鳥弗及雞犬也是故仲良弗可

以弗慎焉能慎則能弭害能弭害則天必賞以福是故仲良不可以不慎焉於是抑之寬夫曰斯言固仲良之所明者也書之俾仲良弗忘

何大復先生集卷三十五

何大復先生集卷三十六

五世姪孫源洙字魯存同校訂
六世姪孫維基字培菴
七世姪孫燁少字誦芬
男八世姪孫永謙字遜齋重梓

碑文墓誌共十八篇

張公去思碑

吾州守張公以彰德府推官蒞吾州遷南京戶部員外郎適弘治甲子為吾州凡七年既去州之大夫士越考翼馳狀于京謂余曰公政吾州德我民我民德之子州人且公所舉其知公為我民文其實碑之余

聞公初第丁未進士來推彰德彰德達上下州之之
京師者必之焉公所以為彰德州人固已識之往來
間迨遷守吾州州之人咸慶曰此其推彰德者也始
抵任鳴鼓據公座列群吏胥隸其下兩翼詰土之情
之俗皆莫對且欲徐伺其所為公頃屈指曰某也富
某也窮曰某良曰某曲且偽曰某里某地濶狹瘠饒
高卑如何嫁喪貨農及所尚敦薄如何悉中左右顧
且汗莫知所出神之臨民溫然有餘度人多易近有
訟者不欲速成獄久能自解不問其成案惟詳惟明

故境內訟不他求伸民或中其惡不即以色姑徐治
之大要務與民休息不輕震動擊搏初人以為常不
甚快然卒以相安殊無多事陰受其益民知為生桑
柳皆林羊牛雞狗豬靡不腓以孳故賦多先期納者
工役未嘗僕僕舉其不獲已者時孔子廟久不葺棟
桷缺丹白黝以侈公完之廡置像舊無者州東山曰
義陽昔申伯地世沒于衛官公於御史沁水李公白
之遂築書院于山之陽路橋陂池倉府署郵城隍部
治祠入祀典者每一新民不曰費暇引學官諸生講

學考業然亦不數數諸生益習不怠州往年科無兩
舉十人者兩舉而十人惟公之力處人上下各有禮
故無怨至于小夫亦多感焉由此觀之公之政古謂
平易者也所居雖不大異其去能使人有餘思原公
以明經取第復以經術潤飾吏事且熟文法加之平
易所以克令厥後凡剌削抉剔炫知矜能偽自增顯
者視公不足取焉公名拱字朝儀蜀之內江人履歷
不盡紀紀其大者耳示不忘也而州人忠厚之道存
焉以是堅不可讓為之辭曰天子勅牧光播厥脩輔

植敦朴顛躓蠶民庸是優持威倚法刻志爬撿良
者不闡益佑其偷惟民之羞公邁厥迹匪剛以柔令
終如始民罔違尤南山之石蒼蒼寒秋世公之休

王母何氏墓碑

王氏母姓何氏羅山人何原女也為王翁伯全妻王
翁父曰王紀為耒陽縣丞良慎無易行耒陽公為其
子求配乃得何氏也何氏嘗從王翁侍耒陽公遊宦
其奉舅姑君子無不有善道也性溫靜不見厲容僕
婢未嘗有被叱訶者生子四人長鼎娶張氏次鼎娶

夏氏又次肅娶孫氏又次威娶張氏女五人長適許伯原次呂祿次子兄舉人何景暘次王鳳翔次劉森凡為孫男女二十一人外孫男女八人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壽七十六何子曰王氏母當王翁舉鄉者時嘗入城子時少也嘗見焉其鄉人族氏卑幼者來見王氏母未嘗不與飲食也然必躬持與之又躬視之惟恐其不飲食之也其慈愛人如此宜其子孫衆多且獲壽也王氏母卒之日其鄉人族氏無不哭者予兄以王翁命求碑樹于墓予故得畧叙其實且

為哀辭曰嗚呼允哉坤之德厚而康兮用蕃其後裕且長兮曷其不淹遂返厥常兮朝日慘惻颺風厲兮閨堂聞寥發帷蓋兮脩途委蛇超素驥兮悠悠天達鸞皇逝兮惟月有良兮肆辰又吉駕彼柏輻兮載此杉槩前建文旌兮廼造玄室玄室造兮寧厥域有石穹穹兮續爾德允哉萬嗣昭女則

明故大中大夫資治少尹福建都轉運鹽使司

運使李公墓誌銘

正德十年三月三日致仕大中大夫資治少尹運使

李公卒子汝佐以使于京赴其友人何景明景明哭于庭讀汝佐書曰先公嘗言求子生誌今死也已矣惟子圖之嗚呼子忍誌銘公耶雖然公知我于孺子知公宜莫能若我者子忍弗誌銘公耶志曰公諱紀字朝振潞州人也中成化乙酉山西省試授故城知縣遷錦衣衛經歷臨洮府知府累遷至福建運使曾大父本大父日初皆長者不仕父貴贈錦衣衛經歷母宋氏贈孺人公魁岸甚莊望之若神健辯說聲如鼓鐘人咸尊憚敬聽之少好讀書苦刻父母慮而禁

之莫從也自言曰苟弗欲事往古天下焉已矣苟欲事焉弗讀書無能為也又善無遺忘一目過者老尚能口誦也以故稽古言當世皆秩秩有理叙可施弗直為虛誣已也始至故城縣俗婚議財多財為禮少財為恥貧家男女或壯老無以匹也公至盡召諸里耆曰夫婚也爾賣爾女耶俾爾女有家耶即賣女有大賈無用議二姓禮若俾女有家而俾多出財貧空女何以能家也即人家終窘無財爾能俾爾女終無家耶自今婚有議財者有法法弗貸于是縣中貧而

匹者千人縣故有官地占于豪官莫能奪公按文責地豪畏即出之還官乃歲以地出給貧民緩其征是時河間郡縣最稱故城縣治乃擢故城令為錦衣衛經歷六年擢臨洮府知府臨洮雜番夷桀難治公曰不操法示毒人無以遠惡也乃治其豪侮法慢令者治益尚嚴明吏民人人無不惴慄無敢冒文者其後人人乃得自緩不至蹈害郡則大治守日與寮案張宴會坐花行酒吹笙竽時與衛官擁旌旄伐金鼓出城行射較獵然人人亦喜觀曰太守甚樂孔武弗擾

也洮水將壞城洶洶不可渡守登城指某山石可堤某山木可梁乃築石堤水去城三里伐木為八舟梁之在郡剛方自持不能恭事上官上官多畏害之都御史有親故過府販綿葛求守令于民為倍利焉守曰此何以令民也吾為民守終不能為都御史親故販而重利漁民將執之其人懼而遁潛于都御史都御史彈守降為長蘆運司同知或勸公曰運司財利府也人無有望身名陟者公又貧獨不計子女耶公弗聽益峻自潔嘗赴京諸大商賈人張具於路遮

馬留食公策馬超過之叱曰吾食汝耶于是御史嘉之上其名曰居可貧弗污者今見有李同知爾公嘗曰寧死不折寧貧不貪觀此公之言施矣然公為舉人時已能却金不為人干請蓋其方廉志性不移如此由長蘆擢福建運使一年乞致仕歸曰吾何以弗已耶世之見用者予知之矣不富勢率通滑爾方者貶廉者塞吾無用矣吾何以弗已耶別號默庵晚又號漳東主人歸而築室讀書扁曰怡老雲窩好吟咏著有默庵集既疾會其親族子弟曰吾年止今日吾

平生儉人以為嗇吾無人以為有夫誰知予者遂出篋笥開使共視之惟圖書衣幘而已公生正統辛酉七月二十三日壽七十有五配原氏封孺人先卒繼毛氏亦先卒繼趙氏男子五人長汝佐郡學生次汝佑儀賓次汝仕汝价汝儒女子一人菊姬皆毛氏出孫男子一時可孫女四卜以是年四月四日葬南石曹之原初景明從先君為驛丞時公使與汝佐同學朝夕惠教即父師矣嘗謂毛夫人曰汝視景明母可也汝佐然毛夫人視景明不啻不異汝佐也及先

君致仕貧甚公饋之車馬其歸也集衛官送之郊亭
揚爵酌先君曰吾老友酌景明曰吾小友夫子侍公
三年也凡公所鑒識望勵予者皆德義風慕無窮之
事豈有世俗庸淺之見者哉其所自負與又甚宏遠
深厚予以為有將相器業而卒鬱抑不究其用何哉
豈古所謂賢人困厄廉士無名者耶予識公之言行
甚衆不悉誌誌其大章章者銘曰嗟嗟棟梁直木衆
莽玉瓚玄珪不遇大享委珮長裾嗟嗟泥塗厥施未
光積則有餘有餘之積其施厥嗣乎

徐太母潘氏墓誌銘

徐太母潘氏卒其元孫漢當承制以刑部郎中張君
狀來求銘按狀潘氏處士潘宗女徐公傑配也徐公
先配李氏李氏生士方士方生漢繼配潘氏生士正
士正生淮及潭潘年四十而喪徐公遺有貲鉅萬盡
以任士方士正二子二子乃商吳越間遂益饒厚其
家二子又喪矣乃復以貲任淮而使漢潭讀書為學
生淮亦累貲鉅萬為大居第京里漢潭皆能學問也
居家甚勤儉無襲衣羹食然施族仁下不有所害初

潘適徐氏士方弱也恩之逾於士正士正卒其二子
淮潭弱也母謂士方曰爾子爾弟之子士方子二子
也逾其子漢夫潘氏有大功德于徐氏三世其不謂
之賢母婦哉生正統乙丑七月十六日卒正德乙亥
九月四日享年七十一女一適梅鏗錦衣百戶孫士
三曾孫男二漢卜以是年十月二日葬城南七里鋪
祖塋與其先大父大母並藏焉銘曰嗟嗟一婦未亡
三世以身徐氏之廟百祀爾享

樊懋昭墓誌銘

樊懋昭諱亮信陽在城鄉人五世祖林洪武初自徐
州從軍徐丞相麾下文皇時隨征克大寧歷鄭村埧
白溝河攻圍濟南又歷夾河小河大戰有功陞正千
戶死于陣其家因徙南京林傳玉玉傳清清扈從幸
北京遂又家于北京正統初以林功大死事故陞清
為金吾右衛指揮同知錫之誥清傳子愷戰西直門
死詔陞其後為都指揮同知給恤其家子恕在襁褓
天弗嗣而懋昭父剛當嗣剛時在南京性戇赴廕未
就而歸乃從其外翁家信陽樊氏由此失其官剛生

二男子長曰明次即懋昭父母愛長子不甚愛懋昭朝夕笞詈懋昭曰父母非愛兄不愛我也為兄貧爾愈親愛無怨懋昭少好賈賈不欺人買綿于湖廣李氏至館閱數有羨乃密如李氏問綿數李不知也懋昭即還其羨遊鄭陽家人來言河濫溺人即惶問父母人曰無害即大喜忘問其餘館人旁聞之太息曰此人孝子也知有父母已矣懋昭行賈二十年饒積嘗買牛家繆與濫三金牛家恐其知而取也設酒跪曰昨者閱直實濫三金吾貧可遺其一還其二懋昭

笑曰吾知爾貧故濫與爾甯兵備至信陽先問首惡誅死次問首善以為鄉長鄉亦強懋昭懋昭不欲為然莫能脫為鄉長民富者持千錢貧者持百錢密遺之求免役懋昭怒罵棄之地已乃竟役富者而貧者緩焉官有取嘗爭之數日必抑其半弗得則拂衣起直出不顧官亦知其直不重讓也然竟怏怏弗平致疾不起矣生天順己卯十二月十二日卒正德癸酉十二月二十一日年五十五歲配計氏生子曰鵬為部學生好讀書慕古昔從予學甚解懋昭為人篤塞

不識字然善算絲毫不爽又能記不忘先人梅溪公嘗言懋昭父母始來信陽艱窘其兄好酒不事生懋昭弱也即粥菜行市供其親長即賈賈遂矣即農乃今教其子儒矣豈可不謂自立善變化者哉傳言公侯之後必復其始樊氏之失官越三世而始儒鵬曰亡父積善不能大壽而子孫孤弱非先生誌銘箴沒朽矣嗟乎遠大懋昭者在鵬也夫銘曰孰達弗以厄孰起弗以仆爾及爾棄本旋復爾族

明處士錢公墓誌銘

處士錢公卒遺令其子慶暨中書舍人祿還葬南京新亭鄉祖坐祿奉柩將行乃以公友人鄭君洪狀來乞銘予與祿同供事制勅不得辭按狀公諱進字景升姓錢氏別號菊菴上世蘇州府吳縣人洪武初徙南京著籍上元縣祖永扈從文皇帝北上授工部營繕所所正遂著籍大興縣父王母唐氏有子五人而公長公少機敏恂質身若弗勝衣好讀書日誦數千言攻書法始授學吳太常既乃精思摹索晉唐諸名帖嘗曰法者迹也巧者所以神妙也吾將心致其巧

終不至泥古法迹故其書成一家而士大夫珍之天
順間有薦之朝者不報公乃嘆曰吾讀書思進取行
志今人以一藝薦而又不獲達此殆天也吾何願焉
乃深自剗晦終身不仕矣家貧力貿易事其父母父
母所欲有為極辦之無不稱指意友愛其弟達達舉
進士為青州府推官早卒公為經營其室家無弗周
至公性好施與宗族不能舉火者皆待于公冬月見
無衣者輒衣之嘗自合秘方膏藥以施病者出城見
枯骨蔽野心愴焉購地瘞之今上上兩宮徽號推恩

耆老公以年八十詔給賜冠帶米肉絹綿公度量夷
坦無崖岸與問中高年結壽會歌酒盡日兒童婦女
見者輒稱曰錢翁錢翁云公服勤儉起家嘗訓子孫
曰吾見古人以艱苦立門戶而子孫或以多縱蕩之
嗟乎嗟乎汝等戒哉又自言曰行德者身安之為善
者心樂之今行一德為一善而務章取復是賈販事
爾夫古人恒陰施于冥冥人不知而已無所求故謂
之安樂公生於宣德二年庚戌正月初九日卒正德
十一年丙子五月 日享年八十有七歲配崔孺人

有內政先公十七年卒子三人長慶前習字中書侍
仁智殿次壽翰粟授散官次即祿女一適陳綱孫男
三人曰登譯字官曰泰曰承澤孫女三人俱幼鄭君
曰錢公可謂善不近名而德不求福然名與福錢公
有之矣予始知天下有不必求而莫能舍者也銘曰
施之冥冥獲于昭昭匪爾之求實由爾招祖邱南鄉
爾于逍遙

劉孺人廉氏墓誌銘

孺人廉氏洛川劉判潤之配也以正德十一年四月

初十日卒距其生正統十二年十月十一日享年六
十九歲有子三人珙珵琦有女四人適二靳氏薛氏
王氏又有孫男子五人孫女子八人琦為行人于京
師將赴喪深戚抵狀拜予曰母亡不孝蔑以見矣生
有闕內之行一二乞列諸銘石狀云孺人父廉公景
浩劉公同里人也內治嚴潔孺人為少女又慧絕持
女訓故廉公甚愛之年十九往適劉公性方畏而孺
人溫惠左右相如賓敬至白首室無迕言劉公初業
太學母太夫人在家老而諸子皆弱又歲大饑孺人

乃盡脫珥簪衣服易粟周旋窘竭使太夫人不失甘
旨而家人咸無饑色太夫人病歲餘孺人日夜奉起
居嘗藥太夫人乃撫手嘆曰我孝婦我孝婦劉公仕
凡三徙京衛經歷而孺人有錫矣至劉公徙判易州
孺人勸之曰仕宦老當思還鄉土爾久在外非止計
也劉公乃即解官歸歸無幾何而孺人卒孺人義訓
其子琦幼嬉孺人誡曰汝兄學不成而汝復優游老
婦何望也琦遂厲學舉進士嗟乎孺人于劉氏者可
謂大賢婦母矣乃銘曰孰曰家興靡顛有室孰曰夫

貞靡先女吉瞻彼洛野其域有馬樹其墳櫛以材大
廈

王孺人墓誌銘

志曰地道豈不厚哉高山之下必有重淵孺人者武
昌通判馬公瑀之配御史錄母也父王公獻世為信
陽衛人孺人溫厚淑則性至孝幼亡其母哭之累日
弗食長歸馬氏為叙理其家外內弗貳家至匱缺其
具食翁姑未嘗弗旨馬公緝學取仕孺人實佐之訓
諸子必經于義而無間其慈里人咸稱孺人大賢云

始王氏諸昆弟富豪里中居有樓臺出入騎馬衣文
綺甚耀也王公則好書詩工于賦詠行義敦質而常
慷慨論事甚愛孺人慧教之書故孺人通孝經論語
大義孺人之未嬪也昆弟為治裝使人張牀幕導之
鼓樂如俗儀王公大笑曰此何以為也且裝者充女
室家陳爾非為衢觀也乃屏鼓樂盡弛其張具載之
于車使人推挽之造壻門以故崇儉貶飾孺人式焉
孺人生天順乙亥六月四日正德丙子七月六日卒
享年六十二子三人長御史次錦次鍊皆郡學生女

三人長適劉暘次適學生吳尚智次適學生辛吳御
史使于外聞孺人喪乃復使于京將奔葬于城北七
里岡祖塋泣告余曰子吾母里人聞吾母矣幸志銘
之余技涕曰嗟乎昔先君子之在里也有詩友會而
王公宗之蓋時時道王公之風焉余之聞孺人也有
本哉有本哉銘曰北城之城岡蜿蜒上有白日下
黃泉刻銘于石昭後先

明故夔州府知府鐵溪先生高公墓誌銘

鐵溪先生高公卒余道赴關西過家哭其喪余抵大

梁之夕也夢一星搖動墮地其光上發厥明有報公疾甚者及余至公蓋亡一日矣公遺令其子遷曰必何子銘我而可遷蹠而泣曰可是惟爾子之志於是遷乃狀公事實來求余銘按公上世山東人始祖濟南萬戶萬戶生成徙居河南太康縣成生智官建文時為副千戶永樂間謫戍信陽遂世居信陽矣智有孫曰瓊景泰庚午舉人為祁州司訓司訓有男子二人長鐸次即公司訓卒于官公纔二歲母李氏携之歸年十一時與群兒戲釣于學宮池水上曰我釣鼈

亦如此爾指揮劉宗異之舉于提學陳公選收儒學弟子負中成化甲午鄉試戊戌舉進士授武選主事崇王請置守備汝寧馬大司馬以信陽已置守備而汝寧重置難之集司屬議公進曰是不難移信陽守備置汝寧俾兼視信陽則事攝而官可不重置大司馬喜曰主事議便於是常引與計事稱之曰我益友也公仕宦既聞時有所憤切乃言事忤內貴人內注其名屏上卒以他事逮之調鎮遠府通判在鎮遠為錢都御史所重詔以邊務洞夷有相仇者使通判輯

之不服通判乃夜徙居他山空設其供帳故所遲明
往卧榻已碎通判則從容束帶出帳前議和事夷覘
而神之盡服弘治改元移山東青州府明年遷鎮江
府同知同知嘗委事江南諸郡著績自鎮江遷夔州
府知府知府一年致仕歸與鄉人游燕觴詠自娛十
八年今天子御極詔進大中大夫初人屬公以公輔
之幹公亦自負旁睨一世無所下以是人又媿之使
不得究其用故公之歸也益肆形世外嘗曰仕宦之
途我固諳之矣人生苟快意何必至卿相哉公體貌

備偉而精神香朗見者傾悅又善談辯時出詼譎曉
音律能自度曲兼善書畫皆奇健自成一家公既綜
博衆藝而尤長于詩詩語豪宕自喜篇章流播時人
珍之在鎮江往賓日本使臣使以詩上公和荅章立
就使臣俛首嘆服曰此中國詩人也性儻蕩好交游
樂于與進門下之客率多名士其在鄉益劇岸示坦
後進無長少無不與之者而好學耽詩至老不倦焉
公生景泰壬申五月二日卒正德戊寅八月十有四
日享年六十七歲配吳氏封安人有子八人長遷次

選次遠俱群學生次道次選次邁次造次迅女子三人孫男子七人孫女子七人公之將卒也召八子前曰我有好子徐又曰汝亦有好父遂瞑遷治終甚慎將以某年月日葬于城南飛鳳山之陽夫吾郡雖代有顯仕而文物之開實自公作辭翰風流為鄉人宗即使公徒致位鄉相何足以易此哉何足以易此哉銘曰淮山二精降神合符是生偉人大郡大夫佩劍冠玉容雅甚都驟驥脩陸大阜廣衢既騁既載弭轡懸輿弗究厥至命也匪吾有八男子接躅登塗列銘

公藏萬祀是圖

馮宗武墓志銘

君名洸字宗武子郡方伯馮公鎬之子也少而敏朗方伯公竒愛之挈以從宦授詩命業進士未弱冠即能進士文方伯公嘗數使揖客使客立試之其文無不稱容意者宗武既自有材質復獲隨侍多購典籍與觀名獻能自勉嗜降問無有屈難以故學益有蓄為郡學生厲志超遠不欲委瑣循格在群游中嘗稍自露翹翹靡所下同輩亦先之謂弗逮也戊辰歲方

伯公以憂制居鄉里其秋宗武忽疾作疾五日竟以不起臨絕呼方伯公曰父視汝婦若孫言畢瞑矣於戲惜哉初予免官歸自都下宗武來視予坐語彌日既予謁方伯公公飲予遣宗武出揖坐之席側視其色不黝其言琅琅有音也而不數日以死何哉始人望宗武取高第如拾而屢試弗遇或有言其數竒者然弗謂天也又聞宗武鄰居者吳英合室病疫貧不能具食藥宗武以百錢泊米往醫濟之後英及其妻病死復為買棺以瘞歲凶族人欲轉徙者宗武止

之曰人有貸予錢者俟取之以需汝矣母出也竟以死不克終其意然觀於二事豈當天者哉宗武生成化已亥十月五日卒正德戊辰八月一日其生纔三十也娶馬氏生子格始十歲為有後矣以己巳二月二十二日歸于城東土家河之原方伯公乃泣涕遣宗武弟沂携其子來乞銘曰兒死矣弗及矣願子使其後有稱述不蔑斯亦足矣乃銘曰爾生既促孰俾才覺既才既覺孰俾天伐城東之丘藏焉永括我志爾穴爾後弗沒

明威將軍指揮僉事余君墓誌銘

君諱文淵字子澄姓余氏余氏之先溯江奉化人也
洪武間有從戎者廼徙著于京至君大父南城兵馬
指揮使信益蹈善行有名稱生女淑異妃崇王遂大
余氏父鐘字德聲授錦衣衛百戶以王戚隨之汝寧
出入親近厚于禮義善詩歌喜賓客王任之奏為儀
衛副賜世蔭其官後復奉例奏粟為指揮僉事君母
吳氏生君君生于貴然且少而不靡靡為泰能自約
下招致延譽無損父風始生秀敏不期月能言六歲

知揖客屬對父命就師師有所難即無不釋也十三
承父官後亦奏粟為指揮僉事入侍衛能夙夜不惰
其身王甚竒愛之也為行崇厚尚恩外祖母喪弗克
葬舅氏弗能婚君皆為破財力卒舉二大事其造人
所難類此然卒之日距其生年二十五耳天使盈其
年則所施者弗止是已奈何弗能有遐享也先是君
父德聲公有疾君日往朝問夕弗寢即寢亦弗脫帶
人或病其憂勞然不謂遽有弗起也余嘗過汝得與
德聲公接識有舊愛亦尚記君之貌今君乃世矣豈

六後集 卷三十六
不惜哉君娶制中吳應期女是生子相卜十二月十五日歸于汝城東邱德聲公與余書曰弗幸亡兒歿矣命也無若何矣其有不歿者惟子之文是界余弗忍違公之意乃銘曰佩玉索索垂帶委委話言唯唯旋辟爾爾天實是美弗竟誰使廓其有藏萬億是弭我銘斯章君也弗死

誥封太淑人倪氏墓誌銘

太淑人倪氏者故指揮使鮑公龍之配而汝寧守禦千戶成女也有男子三人文武韜文當世其夫官然

早卒也孫威襲官至都指揮僉事始太淑人婚鮑氏當鮑氏盛太淑人篤塞循默一無所白至不識衡量較物輕重及遭夫喪子又不及官而天孫且孑然在携抱也太淑人泣曰鮑氏三世屬是兒我當下關闔守吾年俟兒立也乃躬操門戶苦織紡懷其遺孫至羅單窳艱闕而使外內不廢人視之猶昔鮑氏盛時也威既立益顯前緒蔚有觀望太淑人之志果今有得矣太淑人季子韜者亦先卒獨武侍養能有立有四女子長適陳璽次適王虎次適劉威皆指揮又次

適百戶丘漢孫二鎮乃武之子次即威也又有孫女
二人曾孫男六人曾孫女五人大淑人生于永樂十
五年七月十日而正德四年十一月十六日乃卒凡
享年九十二為鮑氏婦母者七十餘年其可謂大有
始終于鮑氏者哉都閩君卜是年十二月十日以太
淑人祔其夫葬在泃水之南來請銘銘曰與其宅其
地肆好以寧太淑人之魄

誥封淑人任氏墓誌銘

予鄉都指揮僉事鮑君德明喪其正室淑人任氏將

葬請曰亡妻有勤于予今逝去我我願得子之文志
其葬乃志曰任氏者信陽衛中所千戶任清女也適
都指揮僉事鮑君威誥封淑人淑人室有女德家有
婦儀御衆媵不嫉妬待群僕不刻害蓋婦人有君子
行者也鮑君為指揮時淑人甚承之整齊其內內有
巨細悉不以干鮑君鮑君治于官淑人治于家以故
鮑君得盡能于外無有內累也鮑君聽衛事自以循
先世官不能光陟前烈碌碌無以効其才進取于時
值蠻夷不用績乃思有所建樹淑人力相之鮑君果

以功至都指揮淑人之助不可少也鮑君凡征役在外者數年淑人益葺其家能使鮑君不有顧慮淑人有勤于鮑君甚著也然卒之日年始四十五又無男惟女一人適指揮應襲陳忠天所以享淑人者何弗厚也是年己巳十二月十日葬于泖河之陽祖塋銘曰是為淑人之穴吁其嗟厦之構也而乃離其家實之成也而乃殞其華施報天也其虛邪

懷遠將軍信陽衛指揮同知袁公合葬墓誌銘
懷遠將軍信陽衛指揮同知袁公卒其子鎔者余同

年舉人者也哀服來請余銘曰鎔辱好于吾子子幸而念吾子之好其勉以圖吾父余義弗得辭也乃志曰袁公勛者字世臣其先武昌江夏人也高祖曰壽從高皇帝兵有功累官副千戶壽生砥砥襲官始自南京徙信陽衛左千戶所砥生清清生俊皆相繼其官俊即公父也明于往古成敗有立志思樹奇功厭循循蹈恒轍好讀馬援傳慕之曰必如此乃男子也後果効功荆襄固原間歷加指揮同知進階懷遠將軍卒君所襲官蓋其父立者也公幼而母夫人丘氏

棄養養於祖母太恭人繆氏既長事祖母能篤孝又
事三繼母亦靡有弗得職者也為人長者無所欺備
宣府時屬朱叅將部戍獨石虜犯塞士出還奏捷公
未有獲也朱叅將者往與公愛欲私之乃密令功載
著其功公不知也將奏以告公公愕然辭朱叅將曰
將軍鄣列城使其得幸備行列而虜犯將軍之塞當
蒙金矢先士卒獲其渠率今縱不能而將軍又私我
以功夫冒人之功以干上賞未能有厚享者也將軍
則惠我矣其若我何敢以辭也於是朱叅將許之嗟

嘆曰弗可及也已奏功同部多與得顯秩者而公益
裕然終其身無有怨也公始厲志軍事數入主將白
軍事冀有所建後見邊事益擾將率多不撫循士罷
於求自嘆所如不合有志莫可為也乃稱病歸解其
職事間居士卒至垂泣請而退益堅既謝官出則布
衣弗飾乘馬嘗獨行郭門外遇負薪者弗識也爭道
擠公墜于橋水濡衣公起振衣去亡有怒顏負薪者
察知是公皇恐來跽門外左右請罪之公乃反酒食
負薪者曰固知汝弗識我爾我曷怒汝也性夙友愛

父命與昆弟分財悉推與昆弟不取有別產在確口盜夜劫積稻捕者緝之皆旁舍兒也公曰釋之是窘於饑者也非不令子弟也我既弗能賑而使其溺于盜又柰何使其以盜死也於是盜悔讓亡不相率為良者也在宣府有所嘗活者歸而鬻子得貨持謝公公廉知其鬻子也不受使反其子又傭有疾疫者彼親者弗敢近公入其卧躬賜藥與食飲凡公所弗忍者有是也公少業儒所嘗讀書老尚能口誦使諸子及從者為文親考閱布其次第雖老師莫能易也及

鎔魁河南省試人皆曰公以武世其家又能以文學成其子也公娶韓氏宣武衛昭信校尉百戶韓俊女也賢而能其妃然早卒公亦不再室也有男子四人長曰鎔次鎧次錡次起鎔既為舉人不欲襲公乃以鎧代襲而大有能於官女子五人長適指揮汪洋次適監生辛嵩又次適百戶趙騰又次適千戶陳昂其一幼也有孫男子一人女子五人皆亦幼也公卒于正德己巳八月十九日有生六十又四矣以是年十一月二日合葬韓氏墓銘曰溫溫之德不爽厥恭厚

積自躬厥承靡窮東門之東有邱其隆是曰公宮公
降于中與其配同萬祀攸終

封孺人李氏墓誌銘

封孺人張公夫人李氏以正德五年八月十四日卒
子雲為給事中聞喪于京師罹戚冒星來奔將以十
二月二十五日葬乃乞余誌銘夫人墓以久遠夫人
雲與余世通好又同年進士也余時時得覲夫人又
余有兄子者夫人孫男子妻也間得詳夫人之德故
弗可辭也志曰夫人李氏者封徵仕郎工科左給事

中張公之配也父曰某信陽衛指揮僉事夫人生于
貴而順正弗違不脩簪玉之飾能親其族人族人長
上卑少來者亡不有厚往也雲縣襄陵時迎夫人養
出有車馬奴妾甚貴夫人益良惠亡害僕有不稱指
六亡被罵者也至雲歷近要已致錫命于夫人矣夫
人見人恒惴惴懇訥弗耀也賓客至必自視酒洒饌
食男孫有婦媵亦弗以委也以故內外咸曰夫人大
賢始夫人歸張公時及張氏中窳夫人相張公集其
家至躬勤苦事拮据鞠棘亡有怨意雲稍長能學矣

大復集 卷三十六
又能相張公篤教弗奪其業以就顯名夫人蓋不獨
可富貴也豈不謂大賢哉夫人生宣德癸丑三月二
十九日壽七十八歲凡為男子二人孫男子五人女
子一人曾孫男子一人女子二人夫人之所享者厚
矣銘曰張氏望申奕世武冠逮夫人歸門戶稍單何
有何亡夫人弗難夫子有子伯震仲雲震則弗未成
志者雲嗚呼夫人內德不易茹辛獲旨食自我積雲
相祖域隘弗可壙廼為夫人改卜肇土在西山下夫
人康哉祀于張氏為世妣祖

壽藏銘 并序

壽藏者今太常少卿劉公之所作也公年未期也作
斯藏也預終焉故曰壽藏云可謂達矣夫生曰寄死
曰歸古者之制棺也中年以歲踰中以月祭文塋志
或自為之後世利生而凶死言生則慶言死則忌其
達焉者亦或鮮矣公少敦敏好學能為科舉文未第
也而以太父文恭公之蔭為翰林秀才屢以勞効久
次轉官歷中書舍人大理寺副禮部郎中尚寶司卿
又嘗為今上正字上即極乃以春宮侍從遷太常寺

少卿頃之迄于逆瑾罷歸瑾敗後起為太常少卿仍
供事內閣制勅房其在制勅也歷事累朝自天子及
后妃王公大典禮咸有事焉歲時賜賚金幣寶鏹饌
饌人咸榮寵之能習國家典故臨事必有稽而處人
又平實易見然則公之達也非其經練之所成篤厚
之所積邪壽藏在武丘山祖塋之側崇基下水表形
象阜列樹週垣一塚雙戶公曰楊恭人予配也將與
合窆焉公名榮字世信號武丘山人世家蘇州付長
洲縣銘曰魏焉武丘泉有瘞劍產秀生才有靈斯驗

壽藏壘壘在邱之旁有封有樹有倚有房百年同歸
偕此齊德有安者棲無遠先域曷歸曷寄孰祥孰凶
从矣公達究其始終以我書銘章水而勿失水衛山朝
固此玄室

姪渭女壙磚銘

姪渭女子三兄女也兄從父宦陝西渭源女生于渭
故名生十二年天女幽秀警敏質若弗任衣且少言
語日扃閣事紉繡剪纓未嘗從群女戲聘王氏子歲
丁卯夏疫家婢有邁之者衆不敢視女入其卧持水

飲之家人固止弗聽數日婢愈女乃疾恐憂其父母
曰吾疾殊不甚父母見其弗眩困信之病旬餘忽起
呼其母曰衣我我不可活有頃絕六月十日也是夕
即瘞于坂西予痛惋未及銘其壙後數日乃治磚砂
書誌銘命僮掘土入之銘曰既以生汝慧汝又以折
汝予莫究汝坂西有域惟以瘞汝

姪岳州壙誌銘

姪岳州東昌公第二子東昌公令岳之巴陵時生也
生而白皙顙角稜起能言後聞人讀書即默記之誦

數百字不忘對客揖讓若成人者也東昌公歿哀哭
夜不寐曰爺棄我何去也遂嬰病病且死猶啼泣呼
其父生四歲死於正德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埋之堰
東岸上銘曰岳州生申州死死丁卯生甲子魂安之
魄歸此

何大復先生集卷三十六

何大復先生集卷三十一

五世姪孫源洙字魯存

六世姪孫維基字培菴同校訂

七世姪孫輝少字誦芬

男八世姪孫永謙字遜齋重梓

行狀五篇

封徵仕郎中書舍人先考梅溪公行狀

梅溪公卒其季子景明恐逸所行事將銜哀為狀求當世學士大夫之譔越二旬母孺人又卒益隕惑不能言也又踰時乃自念曰天弗諛不延予二人予小子敢廢先人之德使學士大夫靡所論譔在我後之

人靡所稱述豈非大罪哉遂涕泣為狀曰公諱信字文實父曰鑑母劉氏鑑為陰陽學典術典術公有五男公第四子也其曾大父大父皆世居信陽之梅黃鄉為農家縣徵其子弟為學生書吏輒懼而深避匿之典術公少時縣求之急其父又欲匿之典術公曰丈夫出當有用安得久匿也遂乃入城而公時亦稍露頭角鄉人識之曰何氏世厚積不發發於典術公然其四子當益大也吾黨皆下矣典術公嘗權明港巡檢有侯郎中者暮過宿亭下怒芻不具公時為童

子入給芻侯郎中見其有儀試之屬對又有奇語乃釋怒謝曰子弗知汝有子也公既長典術公使任家事不使為學生公乃與同里王憲閻禎等結社澗水上日賦詩飲酒期以此自終而公舅父盧翁者有鑒識能術也嘗謂公曰汝三十當出樹德立聲後當有官然卑不顯也至汝子有顯者矣久之公亦以才謀不少試嘗念盧翁言及三十藩司辟為承差其責令嚴不可脫解公曰命也果若外翁言矣夫立身在人不在地也承差雖卑予何恥就之耶既為承差見為

承差者皆富子弟縱侈弗循矜炫衣馬而已餘則又卑賤汙甚乃恥之弗與群日檢脩飾文雅以自獻而諸藩使亦異之也布政使吳公節者最奇公嘗引與畫計每事公一發端必擊節稱善曰吾老秀才吾不如也會陝西告災京師發粟萬石自漕河舟至衛輝而令河南陸移于潼關是時河南亦弗熟惟南陽汝寧稍熟也乃下令南陽汝寧發夫萬人驢萬頭供是役公聞之不可曰是將敝河南而緩陝西之救矣不如出省藏馳一吏使入耀關內然後下令南陽汝寧

之夫使人出銀一兩而給粟一石且免其役是一吏代萬夫之勞千里活一旦之命矣此兩利之道也於是吳公卒從其議而役夫皆喜曰蠲吾役是蠲吾死也皆樂出銀與官無肯受粟者也太監汪直至至河南河南都御史以下皆蒲伏進謁獨憲使陳選長揖立不伏直乃捽選下選厲聲曰太監至尊天子法司已而又使都御史移文郡縣取名馬都御史持紙筆自書然手粟不能執筆顧左右皇汗又不敢令人代公在旁曰此一書吏事耳都御史大臣不當煩都御史

乃奪筆代都御史書故其後凡論仕宦必曰陳憲使
男子也而高官有污行者輒羞稱之為承差嘗董大
後其建輝府也有羨金五千以詣吳公吳公駭曰何
羨之多也夫汝羨出者而私之誰知者也公曰吾聞
之凡私者滅公利者近害今羨出于公也五千至厚
利也吾私之將無滅公乎利之將無近害乎是以不
敢有也吳公曰然吾亦弗可有之也於是公乃請以
賑河內饑人馬公兩為驛丞不以庠官自貶有威嚴
厲氣義不少下人人亦相下之在會寧會貢獅番武

官需求所過吏吏無不被箠者又為先聲使縣官以
下除道郊迎公獨不出武官至則讓公公立數之曰
邊臣以蕃夷貪戾恐患所過吏故以汝監之而汝反
教之為患耶視其符給餼食餘無所與後武官果敗
併盡逮所過吏而公獨以抗武官弗逮也會寧三年
以內憂去已而復除渭源渭源有大滑李氏三衛軍
圍其舍能彎弓破圍出縣令大懼公乃以計縛之歸
縣令縣令駭且懼入而甲乃敢見也公故病足疾病
則累月不起嘗鬱鬱思歸言曰夫所欲於富貴者可

以厚身也然敝身以求富貴於富貴厚矣於身薄也
古人有忘身者以圖不朽也富貴豈不朽者也予壯
而有志思少自試故不羞庖官夫善嘗酒者舖糟得
之矣久于宦非予所稅駕者在涇源又三年值御
行縣縣簿下至驛郵之吏悉徒走奉輿馬馳五六
十里公乃浩然嘆曰可以去矣吾自為卑役至歷官
未嘗一日屈也今不能為御史徒走遂稱足疾求罷
官還矣然在官貧甚無匹馬而臨洮守李公紀者饋
之車馬以還既還治居城西溪水上岸植梅樹日造

吟其間號梅溪居士有詩百篇為梅溪集居常論地
理卦象推時日運氣以為陰陽之大順四時之紀五
行之布吉凶災祥繫之不可違也公有子四人長景
韶累官東昌府通判卒次景暘舉人次景暉又次景
明景明既舉進士為中書舍人三年值正德丁卯自
以道不立欲修學近親乃請病歸景明歸又三年已
巳夏公遘疾將卒召景暘景暉景明來曰吾昨夢予
父招我我殆不起矣景暘爾即長我家仕則思有以
光我汝念哉曰景暉治穡事以厚其家母外有慕又

執景明手曰予之先雖無有大顯聞然世皆長者夫源不積不厚不導不流不廣不長予先祖有積矣予其導之爾輩其廣之乎勉哉脩學明儒汝弗可有讓焉言已卒豈不痛也初公娶盧氏繼娶李氏盧氏者盧翁廣女也翁戍大同歸以女妻公公嘗稱曰盧翁事石將軍有功將軍欲官之翁曰願罷戍歸為農夫不願官也既歸外母嘗恨之曰始從石將軍不歸何患不貴乃自苦為農翁笑曰石將軍何能若我也及石將軍敗翁哭之額外母曰爾謂我不從石將軍今

將軍欲與我畊隴上能得乎盧氏配公有賢操然早卒李氏孺人者其父本山東人宦於南京有二女子教之誦女訓習婦事長即李氏嘗寓羅山盧家與盧翁通好兩盧氏家往來相善也會公喪盧氏盧翁為擇配曰李氏女賢吾知其命貴當有封求配無逾李氏女者李氏孺人適公大仁惠篤儉終其身不易焉景暉景明乃其出也又生女適孟洋以進士為行人而景韶景陽則盧氏所出然弱齒即見遺也皆養于李氏又有孫男六長士為學生孫女六長適張氏子

餘皆幼也公生正統辛酉卒王德已巳四月三日李氏生辛酉二月十五日而已巳四月二十九日卒皆合葬盧氏墓於西山之麓公自游宦及謝歸六十五年而當正德丙寅 皇上御位詔以景明官封公為徵仕郎中書舍人封李氏為孺人男景明日何氏之先有仕羅田者元季因籍羅田高祖曰太山始避紅巾携母至信陽 高皇帝兵至建紅旗一白旗一曰為我軍立紅旗下為我兵立白旗下太山乃立白旗下太山生海行曰隆二其兄隆一為力士于南京行

訣于弟曰吾即是役不以遺累爾子孫遂去終不相通不知其子孫所在海生三子次子鑑即典術公始開宦端典術公子曰仁義禮者皆力田無外事第五子曰本才邁使氣為學生早死而梅溪公在諸子中最有立諸兄弟生養之卒皆為舉其喪其建事明幾薄貨利遠聲色重然諾好施與砥行厲節百折不毀雖古人不遠讓焉夫梅溪公其起家裕後之祖鄉里之憑矣而二母事之可謂合德景明不類不能廣志紹德又少不盡識所履歷謹記其所嘗聞見及鄉黨

傳者著于篇侯學士大夫采之

封承德郎禮部主事李公行狀

公諱祐字宗吉別號三川曾祖明陝西鞏昌府安定縣人也洪武間舉懷才抱德為御史已坐事謫河南周府護衛經歷子曰伯仁經歷公卒于官伯仁幼且貧不能歸也因家于官所由此遂世著開封府祥符縣籍矣伯仁生孜配史氏生公正德庚午今上上兩宮徽號推恩公以子茂元封承德郎禮部主客清吏司主事配高氏封安人公幼即端整不戲四五歲能

誦詩八歲而知學善屬對十三四學趙書又善大書草書皆無弗工也長讀易習舉業思起科目父母懼其弱而致疾也強奪其志自是常鬱鬱志不悅恥事農賈乃益閉門務學誦古書求徹大義以至刑名醫卜星曆算數之學亦無不深究其說嘗手授茂元易詩讀之曰吾恨未能以儒致身惟汝力學以畢吾志初公父孜家頗饒然能任義散予不責償負以是家漸窘矣既歿貲益蕩盡公年方十七八且孤窶熒無依力營幹勉終大事不見其匱性忍慾不畜媵御終

其身布衣蔬食不易也然延師教子暨賓客之禮則
靡弗厚者有人竊公亡金一鎰知其人不發或曰曷
訟諸公曰安忍訟也訟而必論以盜金亡可復積受
盜名百世莫改也且彼非亟困曷以至此吾安忍訟
也遂終不發處家甚閑僮僕雖少者莫敢足中門犯
者必斥逐之外內肅如也其奉繼母賈氏撫義弟善
以孝友聞于鄉人接人甚謙恭笑語衍衍款洽而議
事理談世務又侃侃無所依違常至屈人人有過必
正色質之不少假鄉人不善者疾之而善者敬憚焉

公生景泰丙子二月十二日卒正德乙亥十二月十
三日年纔六十耳生男子四人長即茂元弘治乙丑
進士今為禮部郎中志業甚著次茂魁茂先先卒次
茂才為學生女子一人適同邑王金孫男三人孫女
四人卜以正德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葬于汴城西
鄭門外茂元曰先君子自封官以來甚優暇康強聰
明壯者弗及人曰先君屯已而泰天之所以祐善人
者固不爽也安知遽以微疾弗起也豈不哀哉夫先
君子生也用心苦而志堅其於事物也必究思必底

績造詣晚而益深明于當世之務然無位弗獲施也
今也已矣豈不哀哉景明與茂元為親友茂元謂景
明曰先君子非當世尊顯之譔無以發揚使不朽也
景明乃次叙茂元之言以俟采擇

亡兄行狀

亡兄諱景韶字仲律成化丙午舉人選巴陵知縣遷
東昌府通判兄性狷介與人不易合顧能事父母必
得其懽心少時家父遣之讀書曰讀某書某日為我
背誦至日持書來誦之不遺一字父嘗不悅俟父已

寢跪于門及父夜半偶起出門見兄警曰為誰也兄
曰兒也父曰何夜半至此也曰父不悅兒不得寢父
曰兒如是胡有弗悅也始為舉子下帷講誦日厭蔬
食諸友生患貧者多貸人貲兄曰為士而貸人貲後
將必取償于官卒不貸人貲既屢試弗第家父曰女
能績學卒不能進士必女命也仕以行志而已志行
奚必進士既而為巴陵令人曰巴陵難稱也令巴陵
者蓋未有終三年任者也比至則廨舍蕪穢不治吏
不典列民不服後也曰是可以弗為已也乃版書政

條懸縣門民始相顧曰令給予然亦稍來集從役以
觀兄察役者悉寡弱役且重也問之皆廛居無業者
也而其強富有力者則皆居數百里外負山岨叛令
不復能制也故弱者役日重兄曰為令使弱者苦強
者得免而何以令為也乃釋弱者於是諸富強有力
者曰聞新令善吾奚可叛約也乃相率來請役凡邑
中墮廢盡以興治往時監司諸使者經巴陵以乏委
積輿皂常滯月不得去而令日走道路不能給又不
得少坐堂上視事至是館無留節獄無滯訟民又見

令時置酒召客與飲莫不服且異也居六年將考績
民赴監司留之曰令茲行必遷遷則奪我父母也願
以終惠我也已而果遷東昌東昌職專事簡而益有
餘力嘗作書與景明日東昌頗無事日可以讀書課
子甚樂也但苦薪價太貴耳居六月疾作竟卒東昌
僚屬士民咸哀哭之卒之日年始四十六也初娶鄧
氏早卒繼娶夏氏亦先卒繼又娶孟氏孟氏生二子
長曰岳陽次曰岳州俱幼也一女夏氏所出聘張氏
子士奇家父生四子長即兄次景暘次景暉景明為

最幼也皆受業于兄景暘舉鄉試景明雖庸劣無所
成立然知讀書舉進士是兄之教也嗚呼天速死吾
兄也景明何敢忘吾兄也謹槩記所行事求太史論
譏以章沒世哀悼之餘文不次叙

明紹興府同知致仕進階朝列大夫陶公行狀
陶公諱永淳字質夫號曰樸庵上世由宋汴來徙松
江華亭遂世為華亭青林人高祖嗣宗曾祖羽祖蒙
皆隱不仕公六歲而失母鞠于外祖呂公少雖甚單
窘然即有志氣不逐群兒戲長益嗜學嘗讀書南禪

寺閉門誦習趺坐中夜闔然若有深獲已而出入默
念不輟人莫得識也于是試補郡學弟子員提學御
史嚴公淫者大奇異之時弱冠也名翹然起矣天順
壬午舉應天府鄉試中成化丙戌進士初授魏縣知
縣以制去任服闋改南和縣縣民王氏家饒于貲有
利之以為功名者誣以妖言公曰夫已樹利而種人
以死禍是可忍耶乃為白之竟全其家歲屢告凶能
發粟活民濟者甚衆又嘗請于朝建宋廣平祠曰明
揚先俊風勵後學典弗可缺也於是吏治彬彬稱于

畿內然其治不近名求事之集無瑣務求弊之釐故甚近民去而民思之為刻石頌德始御史屢上南和令治行或又請更調邢臺吏部乃以勞積久次轉紹興府同知同知常攝行府事鋤治暴強植立孱弱剔蠹洗冤鄰郡事有弗能決者皆以委之無弗片言以獲其情立斷以成其獄者紹興六年以迂于暢御史暢御史嫉之乃移疾歸後暢御史敗或勸公直之公不荅也都御史侶公大噐之乃白于朝俾以禮致仕焉公自舉進士人見其材噐辨達謂必致大用然弗

得意于時宰故兩調縣令不得內補及御史上其治績則又以為紹興同知名擢大府貳而實遠之紹興治又著矣又遇暢御史以故連蹇湮滯卒不得達故人咸曰陶公弗能自致大用要非命耶然公有子曰驥為行人公未視驥適遇今上上兩宮徽號推恩進階朝列大夫躬拜命于朝人又以為異數也公之罷宦也日與其所厚善徜徉九峯三印間觴詠為樂賓客至門罄歡欵享劇談古今琅琅傾聽或無賓客與其鄉人亦宴笑終日好蓄古書帖能作歐字晚卜葬

地彭家庄山水佳勝心甚樂之乃預治棺斂具築壽藏焉正德癸酉九月九日疾卒享年七十有二配王氏有賢德先卒太常卿百公甥也子麟臨江府檢校女適陳觀繼配李氏武功千戶安女子驥乙丑進士禮部員外郎女適相堯臣次適唐琰次聘許康孫男四長孝次友俱縣學生次媿次睦孫女三長聘朱氏子麟出餘皆幼驥出曾孫男某元孝出公篤孝友嘗以父母未被封贈屢上疏陳乞兄永洪不能自立養之終身歲時祀祖先必祀太常夏公及其師諭德

陸公坐主文和劉公其弗遺人恩義類如此驥初聞公病即乞歸省歸而公已卒弗及見也乃卜以明年某月某日塋於彭家庄驥泣謂予曰先君善事甚衆不肖弗能詳也夫親有善而人不知知之而傳弗遠皆不肖罪謹述其一二請為行狀將以求銘著不朽焉驥又稱其祖竹軒公精易學其高祖在洪武與袁陸為文字交及其先君子厚相與者皆天下名德積累從來者遠矣然驥尚文學能取天下士豈非其家法哉可謂善承其志矣予與驥同直內閣制勅房為

察友故得論次其先人行事俟當世名公大人采焉
甯母朱太夫人狀

太夫人姓朱氏諱忠溧水知縣甯公賢配也其先為
山西稷山人父曰旺永樂間從戎定邊衛因家焉旺
與甯公父剛友甚懽約為昏太夫人由此遂歸甯氏
其歸也事父母曲盡孝敬門內之事一以力持之仁
下篤族內外咸稱為女丈夫云甯公為士夜讀書太
夫人必以女紅相之夜分甯公嘗倦思寢太夫人曰
吾女紅未畢也以此辭之欲以相甯公誦讀不倦又

時時蓄旨盍俟甯公之成讀供具之甯公中成化辛丑
進士為溧水縣知縣既召內也而病且卒太夫人召
子河慰之曰女不能忍爾父耶踰哀莫益也汝未有
立汝父不暝也汝恢以汝父遺業斯為不忍爾父矣乃
為延師使執經授學而太夫人經營其家甯公有友
主事楊奉春暨其弟舉人奉新二人者早死也有父
老在堂甯公業心許終楊老楊老之終也甯公弗克
及也太夫人謂河曰是汝父志也今弗可以已也於
汝殯之甯公置有地一塋太夫人躬率力時藝麻菽

瓜果蔬菜地無遺利而家致饒裕太夫人見河慷慨多交游喜之不恡所需予嘗誨之曰吾無患汝之不交也患汝不善交爾河舉弘治乙丑進士授戶部主事會逆瑾用事新例謫臨漳知縣未幾轉德州知州適大盜起能攻守保州人將臣大吏多倚之尋陞河南按察司僉事兵備信陽迎養太夫人于官大夫夫人老疾篤河䟽病歸奉太夫人還疾益篤囑河曰吾也上見汝父之成也下見汝之成也見汝子又將有成矣吾無恨矣惟汝之單嗣妻孥群小毋失恩教毋輕

夜出母縱以母遐遺故舊吾沒之後毋為佛事言竟廼絕生正統十四年正月二十九日卒于正德十年十二月十三日享年六十七歲子一人即河也孫男子四人曰平曰中曰半曰巾孫女一曾孫男一曰憲郎河以是年 月 日卜葬河曰嗚呼亡父之仕也未六年而逝河軼軻于途靡有定吾母也艱關振家茹辛履厄以收相夫教子之功而河也尚不能致錫命于母今已矣豈非終天之恨乎謂景明曰吾母非當世尊顯之譔無以使不朽也子雖未識河然子

知子母子矣幸狀之河之兵備信陽也信陽有數桀
民主寇行權于鄉者數十年矣細民安其害而大吏
莫之敢廉兵備至悉芟之始廉桀民杜氏杜氏奔之
京託勢者人護見之兵備見之曰是杜氏耶左右曰
是即却護者出置杜氏死法又曰大盜之行無塞障
也乃城數城咸鉅麗百萬之工弗踰年舉民忘其勞
官不知費兵備敢任而不憚害好義而弗撓曲憂公
而不慮身善察而不煩喜事而能集民曰父母吏曰
鬼神其引疾歸也吏民士大夫踰數百里送之皆涕

泣嗟呼不忍去去後郡縣人百生祀之嗟哉何以護
此耶昔滂有母澄清之志行慨有母忠讜之節立若
兵備者非太夫人之教耶太夫人可以不死矣予未
交識兵備兵備在信陽予仕于京然以信陽人知兵
備及太夫人之事乃畧叙述以俟作者采擇焉

何大復先生集卷三十八

五世

姪孫源洙字魯存

六世姪孫維基字培菴

同校訂

七世姪孫輝少字誦芬

男八世姪孫永謙字遜齋 重梓

誄祭文雜著共三十六篇

方竹先生誄 并序

先生謝逝訃音奔告大夫篤孝幾墮幾絕於是同年
生汝南何景明誄之辭意淺簡無以究蘊逖聞書之
素旌聊以寫哀

嗟嗟先生含和服介志貞履順長達少成有聞厥震

齊民元士三軍匹夫席珍孰聘褐壁其辜游心恬澹
遺跡富貴早學晚仕方行勇退天弗憖遺弗俾生
人失其則士喪其程素車驟驥乃造玄室風悲日冥
殲良萎哲有子大夫高駕脩行廣志遐澤維亡弗亡
譬木之孽其發愈達茲彼積泉其流不括嗟嗟先生
何戚何憫嗟嗟先生

祭亡兄東昌公文

某月日中書舍人何景明乞病歸自京奔亡兄東昌
通判君之喪致奠而告曰嗚呼吾家自始祖有籍世

服畎畝耆齒不造郭童子不入市逮先祖父興乃知
好儒尤通陰陽家術於是邵舉典陰陽學始有敝廬
於城而吾父繼之門戶稍著父思以儒顯厥家而自
以舉業未遑也屬之吾叔然吾叔又早死也當是時
兄且弱冠也慨然有立志終日下帷歲不窺圃讀書
過目即成誦為文操筆若宿構人望之知丹穴之雛
志在干仞而渥水之駒心越萬里也及得省薦父曰
儒業果有徵堂構可弗墜也既十年不得志於進士
家夙乏厚儲稍見迫窘而父亦罷宦羸囊單車辛勤

來歸兄乃益砥志嗜脩不少貶屈左右奉父承以顏色父亦靡有弗豫者也然是時二兄學已就緒予亦從父旋兄從客試之曰小弱弟可教也遂口解經疑手授簡策朝啓夕勵不得相違弗逾載二兄洎弟同舉于鄉父謂吾門當自此興也逾年兄遂令巴陵逾三年弟仕于朝又逾三年兄遷東昌父母之慶兄弟之好方以為慰孰謂吾兄死也始在巴陵聞鷄通衙執燭視事風江雨湖晨塗夕舟坐不溫席寢不緩帶予視其勞瘁竊懷憂惕然卒無恙也至徙東昌官尊

而事少屬衆而職專吏有所告可以卧應予謂今之逸固以報昔日之勞也嗚呼孰謂吾兄死也死之先一日作書遣吏來京視弟弟方與客坐語得書讀之至再且以徧視坐客有頃僕進報兄死弟叱之僕頃復報兄死弟猶以為僕之誤聞也嗚呼孰謂吾兄果死也兄器度沉靜果於行義善類朋趨邪黨斂避正色近信不為矯飾兼之加志窮民秉心在公名位當不量也年未至而施未光天即奪之何也嗚呼父母俱存兄弟仰賴男未及婚女未得嫁吾兄何遽棄而

去也前月嫂奉柩歸至西平復生一男弟視之眉目
宛然類兄也前抱持曰哀哀遺腹兒淚下不能忍已
復視吾二姪長者就外傳嗜書耽紙筆自絕群兒幼
者頭骨稜起能對客讀字退而又私喜知吾兄有續
也嗚呼吾家自有兄前有彰後有述所望于來者謂
何而今至此也兄昔與弟書曰弟當志天下事大吾
家者弟也然弟薄弱不堪世事歷官五年寡合少朋
才不逮聞名不任毀且夙志幽寂不慕榮耀又多疾
益踈宦志茲得告歸自甘草野上承二親下奉寡嫂

至於子女之養父兄尚在必能得所無俟於弟弟惟
視其成立以畢兄願也嗚呼死生恒數兄功名垂於
郡邑孝廉稱於鄉閭可謂不朽也子女雖少已有成
人之漸可不憂矣兄復何恨但吾生者之情抱茲痛
烈悠悠日月無窮已時而兄固弗聞也嗚呼哀哉

祭李默菴先生文

正德十年四月中書舍人何景明聞默菴先生李公
之喪哭之逾旬乃束幣為文附其使還告于公之靈
曰嗚呼古人言感恩易耳知己難也景明于公所以

慟悼吁涕不能自己者匪徒感恩重知己之難也夫景明昔寓于公是時有毛夫人也公執詩書毛夫人執燈燭晝夜課景明誦讀居也視衣食還也饋車馬此豈不有父母恩耶是時景明幼孺非有能知也公以成人禮之又日察其言動中善者稱于人其所望見又皆可以施之天下百世者不以時世富幸榮慕也公嘗盛衣冠入召景明語毛夫人在傍公謂曰汝視予貴耶它日是子貴奚翅予耶然我所重望者匪為能貴已也嗚呼古人謂知己有若此耶白首握手

終日語心而不知者何可勝道耶古人曰無德不報又曰為知己者死今公逝矣毛夫人又先亡矣景明雖欲報而死也無日矣他日縱有能施于汝佐諸子然二尊人又安能知耶矧汝佐諸子又能自大予又安能有施也雖然公所望見予者豈在報耶在望見景明之自能就立耳今雖能取一第為一官使公及見然所自就立者已弗若公所望見者也即它日又有能自就立公又安能知耶矧景明寡昧弗達所自就立欲大於往日如公所望見者又安能有也嗚呼

已矣何以酬公之德而副公之知耶山川伊阻不能
棄官赴公喪執紼道輒我懷之悲惟公有靈鑒之已
矣嗚呼哀哉

祭董先生文

嗚呼先生學書以游藝飲酒以率真茂俗以肆志薄
仕以明有事勇退以示所止行義始終備矣夫知有
所必厄而鬱有所必伸故士之直樸而弗曲飾者恒
受顯棄而寡陰禍先不足而後有餘先生讎惡而摘
過急難而緩利出不賄官居不貲實而艱遇靡合貴

眇謝速則已厄矣然繼者有令子以廣其志以發其
祥厄未極而所伸者厚矣夫娛目之寵有際而後身
之享靡窮先生又何缺焉傳言天不滿山岳歸地不
滿星辰見然則物之所歸而見者必其所不滿者也
先生又何疑焉感茲驟驥愴焉悲泉臨風一觴敬弔
先生

祭高鐵溪先生文

嗚呼惟公宏才天授大器夙成其容玉立其賦金聲
江河之辨淵源之思通達古今濺洩天地作我後人

視此大方歸然依歸遽爾淪亡夜雨草堂淒風總帳
賓酒既空人琴俱喪白雲一去明月自來楚步招魂
百代同哀

祭封工科左給事中張公文

嗚呼昔公之于先考隣比莫逆公之仲子今都諫君
也及先伯兄又申之以婚姻之好景明於都諫君同
年進士也豈非世世契誼哉公今逝也先考之已也
八年矣先伯兄之已也十年矣愴念生死通家同情
投涕興戚寧有已乎惟公仁厚與物慤勤起家食享

于積以高年終公可瞑矣夫都諫位業日茂而不肖
亦守恬懼墜先烈公之九原見先考伯兄必相語若
平生也

祭岳母文

嗚呼惟我岳母慈懿為德勤儉成家既穰既食不驚
於華爾女既亡我翁既逝服艱茹辛晚也誰濟昔翁
之已我送其喪今母之已我適來鄉臨風醞觴臨河
執紼死生俯仰哀來慟哭

噍盜文

予抵永寧吏役無郊迎者造館供具不設寐無與語始入城門視其不禁槩夜不聞鈴柝之聲虞有盜戒僮僮曰未聞城隍而盜者然予猶飭門者堅封鑰舉火周垣燭之及其室與處命僮宿中室夜半僮忽大叫曰盜持扛去矣起視盜入處見其壁皆編竹為者飾以土灰故盜得踰鄰墻斬壁開門以入予徐思囊中無他長物惟所服衣并書六十餘卷書則予甚愛者旦有來告者曰北城之江有箱委于岸空無物獨書冊狼籍水浸其半命收視之乃予裝蓋盜發之盡

取其衣服去而留其書幸而留吾書盜亦仁哉夫盜欲以利大貨者也雲南人稱多異產至其地必購香木珍貝犀象齒角怪石金銀之屬以還盜豈以是貪我耶盜亦誤矣凡善為盜者望其人占其富貧相其室占其虛盈故盜無不得算無不成茲盜持吾衣服之則不稱其體賈之則敗其迹雖不利於予其利於盜也亦淺矣是豈善盜哉予既仁其留吾書復笑其不善於盜文以嗤之且告邏者蹤跡之其言曰孟冬始魄永寧官署爰有小醜隅伏隙覷弱我寡衛

出我不預越隣穴垣以我裝去來斂其聲往滅其處
晨有告者北城之隈箱委簡帙狼籍江隅持我衣服
猶存其書書吾甚愛焉恤其餘后皇植生小大有職
農樵在野工商居國弱不見凌強不容力胡為爾盜
恣乃奸慝厥初賦質化溥施公洪纖羽血均帝鑄鎔
何下愚吝何聖之豐胡為爾盜自叛其同嚶嚶吽嘯
晨昏顯伏窺伺戶牖依傍草木鼠竄狐疑狼啖狗逐
百態為妖千巧呈侮啓竊堅闕戢敗深蓄一蹈法章
魄褫躬戮爾之不懲其侮曷贖善於盜者搜幽索歎

貧富虛盈過之即誥爾胡弗靈乃昧所探珠犀瑇瑁
溢笥充函爾不是取而胡我貧人謂爾盜我嗤爾慙
嗚呼野外且不可劫而城中是虜小民且不可干而
近臣是侮爾頭可截罪不勝數著之于章聊告司捕

變盜

變盜者一足變善穿窬嘗夜從二盜入巨姓家登屋
上翻瓦使二盜以繩下之搜貲入之櫃命二盜繫上
已復下其櫃入貲上之約如是者三及其數變盜自
度曰櫃上彼無置我去乎遂自入坐櫃中二盜繫上

之果私語曰貲重矣我二人今之則有餘彼出則必
 多取是厲我也不如置而去也遂持櫃行大野中一
 人曰甃盜稱善偷乃為我二人賣一人曰此時將見
 主人翁矣相與大笑懽喜不知甃盜乃在櫃中頃二
 盜倦坐道上甃盜度將曙又聞遠舍有人語笑櫃出
 大聲曰盜劫我二盜遑訝遁去甃盜顧乃得全貲歸

獸紀 并序

何子曰予惡世有冒名徇利務相欺負而寡情實者
 焉聞客有談二獸狀者類其人作二獸紀

狐

狐善媚嘗藉虎威以懾群獸一日眾狐食絕將出野
 求食畏他獸凌蹙乃謀於雄曰當復從虎出也雄曰
 汝胡自鄙小也虎技寧過我也群狐乃自從虎出雄
 者即尾其後呼嘯若噬群獸者群獸見虎來皆伏不
 敢視眾狐得食返笑其雄曰何復從虎也雄掉尾怒
 視曰汝謂群獸伏者為畏虎耶

獼

援善援獼亦援類惟跳躁無他長技山之奧有洞洞

多貨物櫻弗得自致也謂猿曰爾援上探出之吾下
守之當其利也猿攀木蔓上取而致之櫻櫻悉移置
窟中猿既下櫻無有也迹之至窟傍曰貨安在櫻據
窟嘯曰貨吾固有者爾何得有也呼其群相毆躡猿
援曳臂去

讀精華錄

偶讀山谷精華錄見和東坡西湖縱魚詩因次其韻
作觀打魚詩又記後山曾有和東坡此詩大類山谷
及檢其全篇即山谷者也但多一篇耳又後山集中

思亭記他文選者未之詳耳然二作今亦莫辨其出
誰手也山谷詩自宋以來論者皆謂似杜子美固予
所未喻也精華錄任淵選者其所擇取多不愜人意
而自謂上選何也

雜器銘 并序

予讀古鐘鼎盤盂尊敦諸器銘未嘗不三復而嘆也
蓋道本無垠物各有理故物迹有至教末器有鴻法
君子察名繹義則而象之所以益德也著之銘章以
時觀省所以閑邪也古人之意將不在是哉予室雜

用大小器皆質良無他珍異予以其且自存覽志氣
攸寓乃私古人之遺意各著銘一章凡十章用以自
儆

燈銘

汝明無太察而光無太揚蓄汝明是用嗣汝光

几銘

斲其曲脩其直是憑是式惟爾之德

梳銘

夙興夜寐無顛倒我衣無頰無覆無替厥服

鏡銘

爾善爾惡胡隱胡豫已則不明人孰爾據尚鑒茲哉
爾心是茹

刀銘

不貴汝之利而貴汝之裁不貴汝之剛而貴汝之斷
利惟裁剛惟斷

硯銘

聃守黑雄尚玄汝兼之以永年

筆銘

畫不必工惟心之中辭不必華惟意之通

枕銘

苟無忤于日之所行寤寐爾是寧

壺銘

直爾躬茨爾矢雖不中不遠矣

瓶銘

厚其入薄其出守而勿失

四箴并序

何子曰好惡者情之發也言行者身之章也窮達者

天之命也毀譽者人之施也故情之不正身之不脩
而不得於天不合乎人君子之病也情正矣身脩矣
而猶不得于天不合乎人君子何病焉是故合情而
全身樂天而知人者聖人也懲乎情無違乎天持乎
身無願乎人者賢人也任情以忘身希天而望人者
衆人也聖人者吾不能也衆人者吾不敢也賢人者
吾願學焉於是著好惡言行窮達毀譽四箴書之座
右

好惡箴

好之無實謂汝曰矐惡之無實謂汝曰嫉知人而為是汝則弗平不知人而為是汝則弗明弗明弗平是為枉其生

言行箴

能言而失其幾者不察其微也能行而失其要者不觀諸道也知人之敕而不以自治也者棄也行違其言者悖也以言揜行者盜也汝省其微以至其道耶亦甘於棄入於悖而流於盜耶

窮達箴

窮則益其志汝則是惡達則損其志汝則是慕雖則汝惡窮孰汝蠲雖則汝慕達孰汝遷毋勞思矐矐惟順汝道而俟汝天

毀譽箴

無惡而毀於汝何疚無善而譽於汝何有嗚呼汝乎毋以毀譽而喪厥守乎

雜言十首

北方水之大者惟河故北方之水通曰河南方水之大者惟江故南方之水通曰江濱海之水皆曰海濱

湖之水皆曰湖

古人奉德則報以珮恩返則報以環恩絕則報以玦
珮佩也環還也玦決也

鳥棲樹鴻則棲于野獸棲野猿則棲于樹

雉雞類鴈鶩類鳧鴨類雞鵝鴨可得常食雉鴈鳧弗
可得常食也可得者在家弗可得者在野也

經亡而騷作騷亡而賦作賦亡而詩作秦無經漢無
騷唐無賦宋無詩

器虛則貯之滿則撲之木小則培之大則伐之故虛

可處滿不可處也小可處大不可處也

龍蛇之伸于霄漢者以其屈也杞柳之屈為卮匱者
以其伸也故君子寧屈以求伸毋伸以致屈

諂似恭吝似儉諂則不恭恭則不諂吝則不儉儉則
不吝

雪則霰風則霾陰則蟻霽則虹故霰則知雪霾則知
風蟻則知陰虹則知霽

婦人之仁不仁匹夫之勇不勇仁者垂不滅之德施
不報之恩勇者見義必為當幾能斷

何先生傳

何先生者信陽人也名景明字仲默號大復山人今海內稱大復先生云生有異質穎紀殊絕八歲時即能賦詩為文章諸老生見者爭傳誦稱為神童年十二以父仕臨洮府驛丞乃隨侍臨洮守李紀者聞其竒召置門下甚愛重賢之為延師授春秋居頃之即善說春秋歸又受尚書長兄景韶所書數月即以尚書魁河南省試當是時年纔十五也諸王公大人爭迎致一見候車嘗數十乘所過人觀者如堵既

入京師遊太學祭酒林公又甚愛重賢之歸則詩贈
焉于是名盛傳海內猶鳳鳴麟出世人驚睹也年十
九登壬戌進士授中書舍人是時北地李獻吉武功
康德涵鄆杜王敬夫歷下邊廷實皆好古文辭先生
與論文語合乃一意誦習古文而與獻吉又駿發齊
名憂憤時事尚節義而鄙榮利並有國士之風馬往
學士為文自六朝以後日益靡靡敝矣國初尚襲元
習宣正以來駸駸如宋矣至弘正間先生與諸君子
始一變趨古其文類國策史記詩類漢魏盛唐于是

明興詩文足起千載之衰而何李最為大家今學士
家稱曰何李或稱曰李何屹然為一代山斗云始在
中書也自館閣諸縉紳與四方學士人人願見先生
又願見先生詩車馬填門巷不絕而先生德性純明
言儀雍雅杯酒談笑間詩文立就作字復秀拔奇勁
迥出常格一時聲傾都下然顧高潔不妄交遊錢寧
欲交謹先生間持古畫求先生題先生曰此名畫無
汚吾題留一年終不與題是時寧賜宗姓最寵貴弄
權先生顧奴視遠之會乾清宮災應詔言便事乃極

言行錄 附錄 二
言違事番僧義子數事義子者斥錢寧也疏留中不出師御史客死京師權倖廖鵬者賻以棺謂可結縉紳權也先生曰御史生不苟受奚為受污地下耶乃約所知共賻金斂之竟却其棺督學關中時會鵬弟鸞鎮守關中恃勢益橫其衆隨者遇藩臬官不下馬諸藩臬佯若不見者後遇先生先生執衆隨答繫責數之諸衆隨始人人斂避矣先是逆瑾撓吏部權則移書許太宰引正大義獻吉與姜御史詰奏又移書楊太宰直獻吉獄少師李西涯疏上乞休會有兵事

又援古大臣義為書讓之三書皆非身事而抗言尊顯語涉時忌議者謂憂國憐才古人莫加也顧獨以不能干謁守中書十年不調官然志在經術世務終不言功名事後稍遷提學副使來關中而教關中士亦以經術世務如其所自志關中士氣習文藝蓋自是一大變云是時世寧侍先生正學書院先生說五經義與諸家訓詁多殊私以為諸訓詁不及也古天文地理陰陽律曆家皆能究其指意常言彼有是有不是欲取經訓與諸家書刪繁折衷成一家言顧三

十九而卒志業竟不及就也豈命數然耶抑詩文盡
洩神秘固造物所忌耶嗟傷乎傷乎而志狀則言先
生使滇南不持滇南一物持父母喪不終禫則不酒
不琴性不喜華麗不治產祿入盡散親故臨卒時餘
三十金篋中此固世俗所難在先生猶其細者始先
生崛起汝南人即以為班固崔駰陸雲王勃之流也
夫數子皆幼慧英特才藻雄麗者故人以此先生至
先生德量風節數子又安可並論哉世多言脩士少
文才人行為二者蓋更相笑也乃先生則獨稱全才

可不謂振古豪傑士耶所著雍大記三十卷何子十
二篇詩歌千餘首書疏騷賦序記銘贊雜文數百篇
盛傳當世名可萬世不朽矣次子立舉癸卯鄉試立
子洛文復少俊皆能世其家學

喬生曰世稱何先生詩至名傳四夷不虛也其節行
人不盡傳何哉及讀何子十二篇又歎有王佐才而
蚤死不遇悲夫余故述先生行事采其關國體大者
令後世有可攷焉 關西耀州門生喬世寧撰

中順大夫陝西提學副使何大復先生行狀

何先生諱景明字仲默號大復山人先世湖廣羅田縣人四世祖太山紅巾亂時徙信陽遂世為信陽人太山生四子隆一隆二隆三隆四隆二一名海先生曾祖也生祖鑑為典術有陰德稱於鄉里鑑生父信驛丞後封中書舍人博學能詩號梅溪公生四子先娶盧夫人二子長景韶成化丙子舉河南歷官東昌府判先卒次景暘弘治戊午與先生同中河南鄉舉見官安慶府通判後娶李夫人

子二人長景暉不仕次即先生者也先生生六歲能對句出奇字日記數百言知敬諸兄至撻之不敢詬見群兒逐戲即不同群八歲能文十二歲隨父宦之陝西會寧驛時臨洮守李公聞其奇召置館下甚愛重為延師授春秋其師閒出它長兒皆謔笑履師座先生獨安坐說春秋李公覲歎曰何兒麟鳳也嘗盛衣冠束金呼入謂其夫人曰汝視子貴耶它日是子貴奚啻子耶居三年父致仕貧不能還李公饋之車馬集諸官相送郊亭上揚爵

酌先生曰吾小反既歸改治書治書纔九月沁水李御史瀚時按汝寧調試信陽諸生先生從其兄往試御史讀其文曰奇才奇才吾未見山川何盛生此人也遂復如信陽觀之已而中經魁報者至先生臥應之人曰汝胡不喜曰吾固知己何喜為也是時年纔十五形貌又小且禿筭也諸王公大人爭負視至轉相負匿府不出所居過人遮蔽弗得進草書日數百張應諸求者一時盡號為神童次年春試以文多奇字覆省卷見除不第入太學

匝月歸林祭酒作詩贈之祭酒贈詩諸生前未嘗
有也未冠中弘治壬戌進士授中書舍人奉

敬皇帝哀書南下遠方君長貴使者咸贈遺犀象珍
寶有熊太監者獨復重贈遺先生平却不目太監
大發悟於心曰彼年少能爾吾獨不醜哉遂去職
踰年還惟衣書一篋而已後值逆瑾用事知以小
臣不能奪諸大臣又多自顧即謝病歸居頃之梅
溪公與李夫人同時卒先生哀毀骨立禫祭未成
不飲酒不彈琴服除而逆瑾敗當是時諸名節士

多為瑾汙者不即被大禍而先生獨超然遠舉天
下皆曰見幾而作何子豈不高哉已用大學士李
公薦復授中書直內閣制勅房 經筵官其友北
地李獻吉遭江西之訟衆多媒孽其短莫肯為直
者先生獨上書爭之且責楊冢宰訟遂得辨乾清
宮災上書陳時政言人事不修天變將復作至詆
曰義子某不當畜也某宦官不當寵也因留中不
出人為之寒心是時錢寧舞權指使百職一日持
古畫造門求題先生曰好畫勿汙吾題爾留一年

不與一字師御史客死京邸幸臣廖氏者贈之棺
先生叱却曰吾友平生不苟受也豈以死汙之哉
遂自出金賻之其勇於為義類如此先是京官非
有罪無九年不遷者先生特以危行連蹇湮滯中
書凡十餘年始轉吏部員外乃陞陝西提學副使
陝西邊絕胡地緣邊數縣路出胡舊時提學難之
皆調試其縣諸生先生曰即如此是棄之矣竟往
試如他縣藍田大旱其山上有泉先生至則登山
投祭文泉中須臾大雨商州學地狹旁有王母祠

大官家廟州人神其祠先生顧謂守官曰何祠廟
為也俱輒毀已大官家亦不敢怨陝西屬所試諸
生奇者悉取正學書院親自督教閒出俸錢贍所
不給關中得人于時為盛今年四月竟以學政勤
勞得心疾六月告歸行李蕭然至家甫六日而卒
聖明初服先生乃不永焉豈不命耶先生生而神明
德量純粹志大行堅學精意遠博物洽聞會理守
約究其所造可謂渾然成矣家庭閒怡怡如也交
接雍雍如也取予進退斷斷如也自鵬侍側未嘗

見喜怒顏富貴功名不齒諸口平生手不持一錢
讀書必至夜分以為常與人講論終日不倦安貧
樂道不念家產居官勤事以祿自守復絲毫弗苟
受然又好予卒後閱諸囊中餘金三十而已豈可
不謂清白君子者哉初

國朝去古益遠詩文至弘治閒極矣先生首與北地
李子一變而之古三代而下文取諸左馬詩許曹
劉賦賞屈宋書稱顏柳天下翕然從風盛矣哉千
載一時也嘗曰詩文有不易之法辭斷而意屬聯

類而此物殊途百慮而一致同歸文靡于隋韓力
振之而古文亡於韓詩弱於陶謝力振之而古詩
亡於謝繇此觀之先生之所著述可見矣先生通
五經尤好易詩其陰陽醫卜天文地理律呂曆數
諸家各造其妙所著有何氏集十二論定古樂府
選漢魏詩三秦志皆行於世先生生成化十九年
八月六日卒正德十六年八月五日年三十有九
初配張氏先卒贈孺人繼配王氏封孺人後先生
十六日亦卒孺人隨先生周旋甚相愛又能敬每

奉飲食必自為無不甘嘗夜分先生不寢孺人不寢也及先生卒日夜痛哭環柩走曰吾欲死飯漿不吞口竟不病而絕嗚呼夫婦同歸孺人之貞志畢矣孺人少先生二年生子男三人長夫讀書能文聘邾縣王氏叅政公女也次立次登長女聘袁氏子次聘馮氏子次聘張氏子皆幼今年十月七日將合葬釣魚臺之北山兄景暉謂鵬曰亡弟素愛子子狀之鵬自幼與先生同里長而從學先生嘗謂梅溪公曰是子甚解吾有望也及後先生官

京師六年至是又五年餘始從事詩文望先生歸一講焉及歸而竟不起傷如何耶方先生病篤鵬與其姪何士門人張詩入執其手泣先生曰死生常理無足悲但吾生多辛苦耳聲尚琅琅然鵬聞之先人云李夫人方娠時夢大紅日墮懷中已而生先生今六月至八月早卒之日甫斂大風雷雨白晝晦冥先生生死大異豈非其有關天地不偶然者哉正德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門人樊鵬謹狀

中順大夫陝西按察司提學副使大復何君墓誌
銘

孟洋曰余讀伯夷傳其稱天道不與善人謂其不
然今觀何子修學立行而夭死又何戾也余哭仲
默之明日其孤以門人樊鵬狀謁銘慟乎慟乎君
知我我獨不知君已乎仲默茲為汝誌矣何君諱
景明字仲默號大復山人高祖太山由羅田徙居
信陽生海海生鑑鑑以陰陽家縣辟為典術五子
曰信者封徵仕郎中書舍人讀書善吟號梅溪梅

溪公四子長景韶東昌通判卒次景暘安慶通判
次景暉最幼何君何君秀而癯性沉敏有度八歲
能屬文十二從梅溪公宦遊陝西之渭源臨洮守
聞其奇召置館下甚愛重令師授春秋數月即說
春秋其師乃辭避弗教也梅溪公既歸乃又從其
兄受尚書受尚書才九月弘治戊午即以尚書魁
河南鄉試己未試禮部不第遊太學祭酒林公又
甚愛重何君贈詩美之壬戌舉進士進士例改庶
吉士何君獨以不喜私謁弗與進士請歸娶娶張

氏二年卒當是時關中李君獻吉濟南邊君廷實
以文章雄視都邑何君往造語合三子乃變之古
自是操觚之士往往趨風秦漢矣甲子授中書舍
人明年奉使南方還過里閤再娶唐縣王氏是歲
正德元年也劉瑾時君度惟大臣可與抗節乃上
書諸尊貴言宜自振立撓瑾權諸尊貴恧顧噉何
君丁卯何君恐禍及謝病歸郊居著述一年瑾盡
舉免諸在告者戊辰何君免己巳梅溪公及李太
孺人相繼卒何君哀毀危絕辛未冬何君用閣老

李公薦復授中書舍人直內閣經筵官時四方
學士咸願知何君車馬填門巷即元老鉅卿亡不
欲出門下錢寧欲交驩何君閒持古畫謁何君題
君謝曰此名畫不可點毀弗許乾清宮災君應詔
言時事詞義剴切疏留不下丁丑陞吏部驗封司
員外郎仍直內閣戊寅陞陝西按察司提學副
使提學政尚嚴務在崇本起弊士初稍不堪漸久
而安風習亦振初何君獨以文學著聞既提學人
又服其能政若是辛巳二月何君以形勞慮深卒

然嘔血損六月棄官歸會道暑益亟抵家六日為
八月五日而何君卒嗚呼傷哉王孺人故有內疾
號痛莫支越十六日亦暴斃而卒孺人幼喪父相
者貴之人求婚母輒不許年二十二始歸何君以
賢稱會

毅皇帝上尊兩宮及李太孺人張氏同封贈云何君
事兄恭能順承父母之志其父母諸兄亦獨甚愛
何君何君一切不好華靡復不治產業居官所入
祿則又常分所親故既歸餘白金不滿三十兩所

在不齋方物疾且亟王孺人泣曰官貧諸兒女幼君即有不諱奈何君曰若無多患第不昧天理足矣何君友與人訟者故嘗寡交與及訟衆莫為之地何君乃獨上書力諍直友之屈師御史者客死京邸莫能斂錦衣官廖鵬錢寧之黨也贈之棺因結懽士大夫君曰奚為汗吾友地下乃出金賻之諸所知皆賻之斂成禮旋卻所賻棺其見義勇為如此何君天資穎異好學常若不及讀書率過夜半即盛暑蟲蟲汗洽背不廢邇年略去詞早嘗稱

以為天下自有寔用之學竭精力猶弗逮何暇文詞無益也蓋其用世之志至遠今中沮矣惜哉及王孺人以哀絕亡他顧慮亦貞固矣何君生成化癸卯八月丙寅卒年三十九歲王孺人少二歲生成化乙巳二月甲寅子三人長聘邾縣王氏叅政君女次立次登女三人長聘袁氏子次馮氏子次張氏子皆王出是年十月七日合葬典術公墓側何君有文集詩集詞賦集合若干卷行刻傳於世云銘曰噫歸哉何君孰奪爾壽也雖奪爾壽爾名

不朽有女媃媃爰儷君子如琴如瑟樂爾偕死樂
爾偕死未畢爾婚嫁豈無巨源靡孤叔夜淒淒雲
旂霧駕遲遲鳳凰喑喑和鳴相隨瞻彼崇岡載陰
載陽靈魄攸藏用萬祀無疆有涯孟洋撰

明故提督學校陝西按察司副使信陽何先生墓碑
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新都汪道昆撰

當世以作者名家必首何李何則學士所稱大復先
生何仲默云往聞先生將終屬諸弟子必李獻吉銘
吾墓諸弟子不果聚族而私為狀為志為銘其後數
十年門人喬景叔始為何先生傳概舉其質行著者
載傳中又數十年先生有孫洛文守太子中允將修
闕事屬余為先生碑余從諸後死者尸祝先生顧得
逮事為幸即無能為中允役其何敢辭先生家信陽

世有秩莖莖母李夢赤日而娠及舉而命之曰景明始能言輒彊記六年能聲偶八年能文里師謂何氏子童而神遞避席去年十二從父會寧丞信官臨洮臨洮守召授春秋奇之甚居三年而父謝去貧不能歸守帳具祖先生於郊車馬畢具既就舍受伯兄景暘尚書尋以尚書籍鄉試第三人年十五耳先生翩翻然外也業已善詩善書出入則王公大人爭迎致之幸一見越三歲舉進士授中書舍人獨憂國秉下移力請告寺人瑾慧諸在告者矯詔例免舍人於家

瑾誅用大學士李文正公薦起則仍舊秩直內閣侍經筵久之進司封員外郎侍直如故守中書餘十載始以副使督學陝西無何病歸歸六日卒時年三十九先生幼清蚤貴人人且旦暮卿相之卒之年不及彊官不過二千石惜也初獻吉崛起北地倡江東歷下二三君子講業京師先生至大悅之相與道古遂駢肩而進先二三君子鳴其論世則周秦漢魏黃初開元其人則左史屈宋曹劉阮陸李杜都人士所膾炙者宜莫如彭澤宣城昌黎先生宣言古文之法亡

於韓詩弱於陶亡於謝睥睨千古直與左史屈宋曹
劉阮陸李杜游世儒率溺舊聞弗入也及得兩家所
論著者胠篋而擬議之於周秦漢魏黃初開元之間
始相顧曰誰謂何李不馴古之人也於是聞者響應
莫不傾耳聽之兩家遞為桓文執旗鼓號天下矣獻
吉兢兢尺寸非規矩不由先生志在運斤斲輪務底
於化于時主典則者張獻吉主神解者附先生要諸
至言各有所當顧其相直若繩墨而相濟若和羹即
言逆耳而莫逆于心耳視者弗察也今兩家並懸書

海內海內不啻戶說之浸假得終其天年先生化矣
即先生以文學顯顧其義甚高初入中書輒上書許
襄毅所極言嬖人用事公等務操正義撓其權乾清
宮災嘗應詔上封事則又極言義子邊軍番僧諸不
便狀疏留中不行聞盜起河南會文正公請老先生
謂非大臣義書讓之瑾故憚獻吉名高嫌獻吉先生
書抵文正為獻吉地且介康德涵居其閒瑾意平乃
解及獻吉對江西簿獄且成先生獨上楊文襄書直
獻吉幸臣錢寧冒

賜姓目攝諸公卿獨以古畫求先生詩待命終歲卒
不予中官廖鵬柄事嘗賻師御史棺先生醪諸客購
他材力卻鵬所賻者鵬弟鸞席鵬寵填陝以西諸叅
隨騎遇藩臬大夫無所問先生塗遇騎者輒就馬上
縛之乃若使滇不納餽遺居喪不禫不飲歷仕十餘
年不問家人產死之日囊中僅三十緡即其孝廉足
多蓋天性也景叔又言先生博物旁通天文地理陰
陽律曆諸家末年將輟修辭務經世為用先生已矣
辛巳夏六月不雨至於秋八月及先生卒其日大風

雷雨作晝晦冥嗟乎歲在龍蛇泰山梁木阨矣先生
言行載名臣錄鄉譽載中州人物志其學政載陝西
通志其家世則已詳墓志中碑不及詳碑其大者如
此汪道昆曰儒者言皇帝王伯其相推若四時秦終
歸餘漢履端矣由唐宋而迄元季迭相竭而歲終焉
大明開天乃復更始漢文以清靜致刑措熙熙然春
乎洛陽少年為漢作始未駕而稅其如通達國體何
孝武表章六經兩司馬並起即盛矣美矣伊誰始邪
明在

孝宗春之府也漢承挾書而得賈董明承十世之敝而得李何先生與賈為徒而中道並天其有不同者幾希顧漢沿周而去道近漢之後無文矣唐之中無詩矣兩家興廢繼絕其為力難即末流誰能不波疇敢登諸千載之上要其功則李何茂矣嘉靖以往何論建元元封禘而祖之其為司馬者非兩也而中允起當戶其斯為奉冢祀者邪中允有當于不佞之言遂屬吳人周天球勒之石

創建大復何先生祠記

賜進士第嘉議大夫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右侍郎

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

勅巡撫河南等處地方德清蔡汝楠撰

先生汝南信陽人也信陽故有祠而郡久未祠祠自前守河中王子崇古始王子祠先生也則以固始許公合饗而署曰烈文蓋兩重云業已妥神立石而嗣守者謂先生不宜與許公並祠則出共主鄉賢祠中而事遂寢蓋八年而余以撫治至大梁首詢得其事

大德集 附錄
既然思振舉之矣而是時先生孫洛文中省試第一
復具言前事方亟施行會汝南守迫上計未報越歲
夏新守徐子中行至復以祠事請曰何先生以文章
增重昭代功德遠矣况明公亟意表章而有司不以
時舉墮先賢之烈不著後世謂何然先生主已出即
入恐不饗不如專祠便既與余意合遂亟允其請已
復請余記余又允其請乃躍而馳歸徧卜地城中不
得竟得平輿侯漆雕氏書院右隙地在天中山南確
山東抱汝河西繞而城垣當面若屏翰焉蓋天地之

中極而河嶽之總會也為祠前堂後寢並四楹門垣
周繚率如儀經始嘉靖四十一年秋七月望日越八
月二十日垂成會余以少司馬命迫發而徐子亟走
吏請記云余往讀書山中詮論當代名家則獨推第
李獻吉與先生若太山北斗云然問之交遊或與或
否惟今守同郡徐子以余言為然則又未嘗不願一
至其地瞻拜祠宇為恭敬也豈謂余與徐子同宦斯
地而先生之祠竟成於今日也固數也乃卜其祠既
不在它所而竟與孔門高第並峙千古也又非數哉

大後集 附錄
然余獨恠鄙人之言曰文士鮮行乃槩天下賢者於
是而謂文章不得與節義齒列則又未嘗不投翰興
嘆也嗟夫是孰知文章之關於世也固至鉅哉上之
經緯兩儀彌綸三極其次恢展聖謨潤色洪業其次
憫時政得失主文而譎諫著之冊而勸戒昭播之詩
而美刺顯俾人紀允殖而天常不墜是則文章之為
教也故比干剖心箕子不以演疇貶節季路結纓游
夏不以文章損譽三仁四科其致一也豈若拘學抱
咫尺之義以孤於世者邪明興百六十餘年而文章

迄無定體自先生崛起汝南始與關中李獻吉發憤
詞林超覽古始乃排斥群疑歸之大雅何其雄也即
使來哲代興不無侵軼然其開先基始之功揆之義
和授時神禹治水同一以遠矣矧平生風節又廩廩
較著者哉方先生守中書時猶散曹也而公家之事
知無不言亡論抗疏忼慨如應

詔極言番僧義子錢寧數事披鱗蹈鑊朝士奪色即
如逆瑾撓吏部權則移書讓吏部會有兵事而執政
乞休則又移書讓執政李獻吉與御史姜某訐奏也

則又移書太宰直獻吉矣其感憤時事而扶義傲儻
蓋素所蓄也夫其平居敢諫若此而臨事顧不能伏
節如許公為乎何俗士見之晚也頃余會大梁縉紳
長老又云先生自幼冲時謙抑温退未嘗以才凌人
及論國家當否則蹈厲憤發有萬人獨往之氣由少
逮沒齒未嘗一問家產而人有緩急則又無不各厭
其意道弗合者雖隆貴人忍不與見至道藝士即貧
賤衰老尤折節下之不倦也夫以彼其才而好修又
若此固蔚然醇儒也獨奈何以文藝少之哉余又嘗

讀先生新論十二篇上下古今天人之際至備矣假
令托以不御之權則何遠不至乃齎志短折而竟以
一學掾死有足傷心流涕者然先生功在斯文節在
朝著行在鄉曲固萬世不朽矣而又何恨哉余悲世
俗不察其意而猥以詞華之士同類而共訾之也故
不著其文而獨詳其行誼大者俾後世得觀覽焉是
年秋中丞安居胡公來代實克成厥終而臺察鳳翔
李公學使歸安陳公咸右文敦節先後協謀於法得
備書云先生名景明字仲默門人稱大復先生

皇明名臣言行錄

何景明字仲默河南信陽州人八歲能屬文十五舉鄉試第三明年會試以文多奇字不第入太學北歸祭酒林瀚賦詩贈之弘治壬戌舉進士授中書舍人乙丑奉

敬皇帝哀詔下雲南遠方君長及中貴人咸贈遺犀象珍貝謝弗受後逆瑾用事上書諸大臣言宜自振立以抑瑾權不用謝病歸踰年免官瑾敗大學士李東陽薦復授中書舍人直內閣制勅房經筵官其

友李夢陽遭江西之訟衆多媒孽其短莫肯為直者
景明獨上書爭之訟得辨乾清宮災上書陳時政言
人事不脩天變將復作且詆義子不當蓄宦官不當
寵疏留中不下人為之寒心時四方學士咸願知景
明車馬填門巷錢寧欲交驪景明持古畫求題謝曰
此名畫不可點污卒不許師御史客死京邸中人廖
鵬贈之棺景明叱却之曰吾友生不苟受豈以死受
之哉遂自出金賻之進吏部驗封司員外郎仍直內
閣陞陝西按察司副使政尚繁務在崇本起弊士初

稍不堪久而安之正德辛巳棄官歸以疾卒于家所
著有何氏集十二論及雍大記常曰文靡于隋韓力
振之而古文亡于韓詩弱于陶謝力振之而古詩亡
于謝人以為知言

弘治初北地李夢陽首為古文以變宋元之習文稱
左遷賦尚屈宋詩古體宗漢魏近律法李杜學士大
夫翕焉從之其時濟南邊貢姑蘓徐禎卿及景明最
有名世稱四傑四人才各有所長李天才雄健徐陶
冶精融而景明藻思秀逸皆藝苑之鴻匠也

陝西通志

何景明字仲默河南信陽人弘治戊午舉人壬戌進士少以奇童名中年以詩名世時人方之唐李杜焉由中書舍人陞提學副使莊重和粹嚴毅高明教人以德行道誼為先以秦漢文為法條約精密以教化為守令首務時知府有不受約束者語之曰君子不以作人為事但與俗吏伍耶其人頓服有同知臨蓋屋加刑于生員之父生員救之坐以擅入公門罪乃檄而數之曰子救父死且不避乃以不應罪之夫人

大後集 附錄
豈無父耶生員獲免究當大比方伯移檄減舊額以節費報之曰國家求賢本意似不如是此胥吏見耳竟不從取生員于書院日與論說六經旨意不拘拘於傳釋嘗曰緣泥枝葉而忘尋本根此末學之弊夫益遠矣在關中所著有雍大記既去僚友刊其遺稿曰何仲默集

河南通志

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生有異質弘治中舉進士授中書舍人崇古學抑陋習文體為之一變正德初逆瑾用事景明謝病歸瑾敗復職直內閣制勅房會乾清宮災應詔陳時政語頗激切不報久之補副使督學關中會疾作棄官歸卒年三十九所著有雍大記三十卷何氏集二十六卷行於世

中州人物志

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也生有異質八歲即能詩年
十二以父任臨洮驛丞乃隨待臨洮臨洮守李紀者
聞其奇召至門下甚器重為延師授春秋亡何即善
說春秋歸又授尚書於兄景韶所甫數月即以尚書
舉鄉試第三時年十五也諸王公大人以其少而雋
爭迎致一見候車日數十乘所過觀者如堵明年會
試以文多奇字不第入太學卒業歸則祭酒林瀚賦
詩贈之踰歲為弘治十五年舉進士授中書舍人與

邊李輩工古文辭皆相振勵而且尚節義鄙榮利並
有國士之風焉夢陽又駿發與景明齊名海內操觚
之士皆宗尚之稱李何云十八年五月景明奉
敬皇哀詔下雲南雲南君長及中貴人咸請題咏比
還饋遺犀象玳具悉謝不受是時逆瑾用事景明移
書許進言宜自振立以抑瑾權瑾聞而銜之景明乃
謝病歸後竟坐免官正德四年瑾誅李東陽薦復授
中書舍人直內閣制勅房 經筵官夢陽遭江西之
訟衆多媒孽其短勢洶洶欲擠陷重辟景明又移書

楊一清爭之始得白五年東陽引疾乞休會有兵事
景明又援古大臣義為書讓之三書義咸高語多不
錄九年正月乾清宮災景明應詔陳時政乃言人事
不脩天變將復作且抵義子宦官語頗激切不報是
時四方學士咸願識景明車馬填門巷錢寧亦欲交
驩景明持古畫求題謝曰此名畫不可點污屢請卒
不許師御史客死京邸權倖廖鵬者贈之以棺景明
叱之曰吾友生不苟受豈以死污之邪遂自出金贖
之十二年進吏部驗封司員外郎仍直內閣明年遷

陝西提學副使以經術世務教諸士其規約尚嚴志
在崇本起弊士初稍不堪久之幡然興起自是士習
文體為之一變云十六年病歸卒于家所著雍大記
三十卷何子十二篇詩樂府書疏騷賦序記銘贊雜
文二十六卷傳于世子立德安府同知孫洛文翰林
庶吉士有雋才能世其家學

論曰何公有經世之才所歷皆散地未獲一展厥蘊
嘗著十二論以見志於戲古之才士詞臣如虞卿王
符之類不能致用於時而恒託之論述亦可悲矣

皇清欽定明史名臣錄

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八歲能詩古文弘治十一年
舉於鄉年方十五宗藩貴人爭遣人負視所至聚觀
若堵十五年第進士授中書舍人與李夢陽輩倡詩
古文夢陽最雄駿景明稍後出相與頡頏正德改元
劉瑾竊柄上書吏部尚書許進勸其秉政毋撓語極
激烈已遂謝病歸踰年瑾盡免諸在告者官景明坐
罷瑾誅用李東陽薦起故秩直內閣制勅房李夢陽
下獄衆莫敢為直景明上書吏部尚書楊一清救之

九年乾清宮災疏言義子不當畜邊軍不當留番僧不當寵宦官不當任留中久之進吏部員外郎直制勅如故錢寧欲交驩以古畫索題景明曰此名筆母汚人手留經年終擲還之尋擢陝西提學副使廖鵬弟太監鑾鎮關中橫甚諸叅隨遇三司不下馬景明執撻之其教諸生專以經術世務遴秀者於正學書院親為說經不用諸家訓詁士始知有經學嘉靖初引疾歸未幾卒年三十有九景明志操耿介尚節義鄙榮利與夢陽並有國士風兩人為詩文初相得甚

歡名成之後互相詆譏夢陽主摹倣景明則主創造各樹堅壘不相下兩人交遊亦遂分左右袒說者謂景明之才本遜夢陽而其詩秀逸穩稱視夢陽反為過之然天下語詩文必並稱何李又與邊貢徐禎卿並稱四傑其持論謂詩弱於陶謝力振之古詩之法亡於謝文靡於隋韓力振之古文之法亡於韓錢謙益撰列朝詩力詆之

皇清重修河南通志

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八歲能詩以神童稱洪治戊午年十五鄉試第三人壬戌成進士授中書舍人工古文辭尚氣節鄙榮利與李夢陽齊名海內之士稱曰何李正德初閹瑾用事景明謝病歸瑾敗復職直內閣制勅房會乾清宮災應詔陳時政語頗激切不報歷遷副使督學關中士習文體為之一變會疾作歸卒年三十九所著有雍大記三十卷何子十二卷詩賦雜文三十六卷行於世

皇清重修信陽州志

何景明字仲默六歲能詩以神童稱隨父之臨洮任
臨洮守李公紀奇其才授以春秋即善說春秋歸復
授尚書於兄景韶尋以尚書舉第三人時年十五諸
王公大人爭迎致一見所過觀者如堵壬戌成進士
授中書舍人與李夢陽邊貢薛惠輩攻古文辭振起
大雅尚氣節鄙榮利並有國士之風海內皆宗尚之
稱曰何李屹然為一代山斗逆瑾用事景明移書許
襄毅言大臣宜操正義以抑瑾權瑾聞而銜之謝病

歸竟坐免官瑾誅以文正李公薦復職及夢陽下江
西獄又移書楊太宰爭之始得白乾清宮災應詔陳
時政詆番僧義子語多激切舉朝危之錢寧欲交驩
持古畫求題待命終歲卒不予一字師御史客死京
邸廖鵬贈以棺景明叱却曰吾友生不苟受奚為受
汚地下耶遂自出金賻之晉吏部員外陝西提學副
使以經術世務教諸生士習文體為之一變以病請
告特旨病痊起用學使致仕起用自景明始歸日宦
囊不滿三十金抵舍六日卒年三十九景明於學無

所不窺天文地理律呂曆數陰陽醫卜諸家各造其
妙而天才俊逸意匠圓融藝苑千秋斯為獨步顧華
玉稱其咳唾珠璣人倫之雋王元美以為朝霞點水
芙蓉試風其推尊可謂至矣自幼謙退未嘗以才凌
人及論國家當否則蹈厲憤發有萬人獨往之氣道
弗合者雖隆貴人忍不與見至道執士即貧賤衰老
尤折節下之沒齒未嘗一問家產居喪不及禫不酒
不琴使滇南不持一物歸攷其行誼固蔚然醇儒不
獨以詞章名世而已州故有祠汝寧太守徐公中行

又立祠於府城北漆雕祠旁世稱大復先生

重刻先學憲 大復公集跋

吾宗自 太山公之肇基於申也世有聞人代多隱

德 二世祖四人余支序居季七世至 高祖司李

公起家孝廉晉洮洛道不赴文集散佚弗可考 曾

祖荆屏公以殿試第二人歷仕少宗伯有賜策堂集

若干卷 學憲公之支為仲氏四傳至公兄弟亦四

長次皆孝廉長仕別駕 公之子六舉於鄉孫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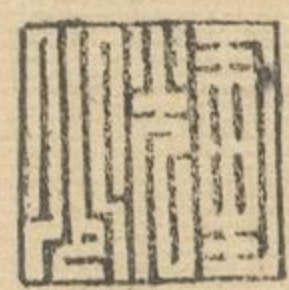
公以鄉試第一人與弟啟範公入翰林官與曾祖同

是皆能顯祖德而振家聲者也 學憲公以奇童稱

先朝何李之名四傑之目津津海內其節操才畧具
載史乘而詩文諸集經當代名公卿選訂者北潞南
都六經數刻播之四海矣鼎革以來鏤版寢軼輝少
居恒自愧無狀不能奉揚先德齷齪伏鄉園中每一
展捧先集輒深徒讀之感曩者竭力從事賜策堂集
已壽諸梓而學憲公集更自皇皇以為已任茲幸
觀察任公以中翰監莅斯土與郡伯張公俱留心
文獻時為詔勉而族祖廣寧東山公適以許之恭
軍分攝州事慨省清俸共勦厥成迺于州志工竣之

際獲新梨棗焉爰綴數語以伸素懷並著族祖敦
宗成美二公興文敷教之雅意云

乾隆庚午歲三月上旬七世姪孫輝少謹識



--	--	--

